

邊政叢書第一種

邊區問題

理論與實際

姜藕剛著



西南邊政協會出版

581
755
3

圖書

00950

407
099

姜 蘊 剛 著

邊政叢書
第一種

邊區問題之理論與實際

西南邊政協會出版



3 0662 5927 0

序

邊區問題現在已不復爲人所輕視了，但邊區問題的中心及內容究竟是什麼？這倒值得我們特別的注意。因爲一般人對於邊區問題的概念及觀察，也許還不盡同，或者其差異之處，有時還在我們的想像之外。對於這個，我們並不奇怪，因爲這正足以見得問題并不簡單，而需要我們盡量的努力。

本書乃是六七年來既經發表過的許多零篇所集成的，關於作者的「邊區社會學」講義及「邊區考察記」等書稿，當另外獨立地存在。尤其關於「邊區社會學」一稿，較爲繁多，不是這裏所能包括進去的，所以要專門研究邊區問題的人，恐怕就當進一步去研究「邊區社會學」了。

附錄一篇顧頤剛先生的「中華民族是一個」，乃顧先生在益世報「邊疆」特刊上所發表，其卓見與作者的主張完全相同，（拙稿邊區社會學中更有詳論）。因承顧先生賜閱，覺得關係極爲重大，故特介紹出來，供大家共同一讀。

本書倉卒出版，選擇未必妥當，既因各篇發表時間相差太遠，又因發表時均甚草率

序

拋磚引玉，尚望各方多多指教。

二

著者民國二十九年一月於成都

邊區問題之理論與實際

目錄

一，中國邊區與國家經濟·····	一
二，邊區與抗戰·····	一三
三，屯殖之迫切性·····	一七
四，雷厲概況輯要·····	二〇
五，康藏人的生活與思想·····	二三
六，開發邊區問題·····	三七
七，邊區社會學引論·····	四一
八，邊區與國家單元·····	五〇
九，對於邊區問題一個緊要的具體主張·····	五九
十，邊區與大學教育·····	六三

十一，服務邊疆應有之認識……………六八

十二，重邊政以固國族……………七五

附錄 顧頡剛：中華民族是一個

邊區問題之理論與實際

中國邊區與國家經濟

(在成都敬業學院演講，經瞿紹琨君筆記。)

處於現代的潮流中，假使一個國家要想生存於現代的世界與世界列國相並存的話，則首先必要有穩固的經濟為其基礎。誠然，我們並不像馬克斯那樣武斷以經濟為萬有現狀的主宰；但是國家之存在的條件，經濟確是重要的一個，這是不能否認的。中國開創黨業政治的大政治家管仲曾說：『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處則民留處；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因此在他的治齊的政策中首先舉出的，就是富民，並且他亦解釋得非常明白，治國篇說：『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鄉輕家，則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則難治也。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



(南)

然後治之。他這種說法即是說一個國家之成立，經濟的條件是非常重要的，國家的治亂安危也就繫在此經濟基礎之穩固與否的關係上；尤其是在現在看來，一個國家要想生存在今日的世界，便非有深厚的經濟基礎不可；至少亦必須要能自給。即使不與外人來往，實行如從前的閉關政策，亦不感到生存方面的缺乏。因為要如此，方不受其他國家的經濟侵略與宰割。但要能自給，便非合於「地利盡出」四個字的條件不可。因為這樣，國家才有大量的生產，然後方不感覺到某一方面的缺乏。假使不然，則這個國家終究在危險綫上而未渡過到平穩的境地。所以一個國家的經濟，假使是感覺有某一方面的缺乏時，那他究竟是帶着危險性而必急謀拯救之法，這就是說經濟之於國家是有重大而密切的關係了。

無論是怎樣形式的一個國家，農業也好，工業也好，商業也好，甚至於牧畜業的總財富，至少必須有維持其人民的生存的水平標準法可的。假使是一個工商業的國家，則這個工商業就非要有發活人民生存的能力不行。諺語說：「民以食為天」，換句話說，即食是民生之本，假使是沒有食的話，那結果也就無所謂人。中國從前是一個農業國家，現在也是一個農業國家。可是這個農業國家，到今日早已破碎不堪，即是說中國所賴以

爲生計的農村，至今日，無論它是形式上或根本上都是破產的了，也就是說他是不能再維持一般的生活了。然而事到如今，經濟的恐慌，我們將用何法解決呢？因此我們認爲要解決此經濟問題也必須從經濟關係上着想。一方面竭力發掘我們經濟的源泉。明白的言之，即是開採我們的種種礦產和若干廣大的森林是也，不過認到這裏，我們就要問：所謂種種礦產和廣大森林，它們在那裏呢？明白的說，許多的都在我國的邊區。再說明白一點，我們研究邊區社會所以要用經濟學的觀點，其意義也就在這兒。這是因爲要當強國家，必須杜絕經濟的漏出，要杜絕經濟的漏出，必須減用外來貨物和開發我們的財源。開發的結果，一方面既可增加我們的財富，一方面又可減少我們之購用外貨之金錢的流出。所以在經濟資產落後的現代中國，這種政策真是必需極了。假使我們是以外人的經濟資產來一比時，那就感到中國經濟與外國經濟懸殊之可憐了。我們試看各國與中國經濟資產之比較就知道：

英、美、日、俄、德

七八千萬萬元

日、俄、德

二三千萬萬元

中國第一等

四五百萬萬元

從上面比較一看，中國與其他國家之差別爲如何大，因此中國在經濟的角逐中，往往失敗於外人，而在本國的應用上，亦感覺到非常的窘迫。一個國家的經濟情形，既成這樣，當然不能有所建設，更遑論及偉大的工作！經濟事業既不能建樹，則國家就只有日趨於貧窮的路途，而到淪亡的末日；所以開發邊地以啓財源，正是今日切要的問題。並且邊地未開，只望內地沒落的農村供給，更益以連年的天災人禍，其不能成爲有發達事實，自不待有識者然後知之。至於說到邊疆的饒富，這裏無用多言，因別處將有詳細的說明。即以大家認爲最壞的青海來說罷，青海在許多人的說法，他是邊疆中最不好的一個地方，但是經我們考查的結果，其實藏也就可驚，在那裏的礦業有金，銀，銅，鐵，翠玉，青鹽，動物有牛，驢，騾，麝鹿，狐，鱧魚，山羊，植物有棉，楊，榆，柳，葡萄，杞，大黃，紅花，葡萄，工業有皮，毛氈，褐，氈氈，乳酒，酥酪等；皆爲名貴而有價值的產物，而且產量亦極豐富，都爲出口貨物上品。中國有此富庶的邊區，我們應當如何的開發以謀自足，因爲中國目前糧食之入超，真是非常之大，這是亟需補救的。我們試列下表來看看。

中國農林經濟破產的趨勢如下：（以担爲單位）

炸 吹 尔

麥

米

落 花 生

棉

花

一九二二	二五九六	二七〇〇	四九三二	五五九六	二七九二
一九二三	二〇三一	五四一五	五〇五三	三三四二	二六二
一九二四	九八九	六七四六	六七七〇	五八五一	二二二六
一九二五	二五八六	八四七八	四〇三二	三三四二	二六四三
一九二六	五九五八	二三八四	〇三五七	七七五九	四〇七六
一九二七	三六二九	九八三九	七八四四	四三五四	四〇〇〇
一九二八	四四	六九八四	三〇七	七〇三四	一九〇〇
一九二九	三〇	英八〇九	九〇五	七九七九	七九七
一九三〇	五四三九	六〇〇三	五三九	一九九三	三九六
一九三一	八二三四六	〇六三四	五六〇	七三六三	三三四
一九三二	八七三三	一九〇五	五六〇	六七一六	二七七八
一九三三	二五九二	二五西三	八六六	四二四	二六〇六
一九三四	二九〇	三二二九	八五四	四〇四	二九二九

中國海關稅則

五

一九二五 七七八〇四九 三三六三四六二四 一二八七六三一八〇七四五〇
一九二六 四一五九三三八 一八七二〇八七七七 三六一四四二七四五〇一七
一九二七 一六九〇三五五 二二〇九三六九三三 九四三〇〇二四一五四八二

從上表看來，中國就糧食的問題亦是亡國有餘，即使外人不加我以任何的侵略，而只封鎖其糧食之輸入中國，則我國人亦將入餓鬼之域。且自九一八、一二八而後，日人進窺華北，華北人民南徙，近日來又有冀東防共自治會之產生，且日機終日盤旋平津一帶，南下人民更形增進，因此更促成華南大量之消費。但農村破產之華南，生產無多之華南，實不足供此鉅量之消費。在此兩者極端矛盾事實之下，這個經濟問題是如何危險而急待解決之一事！因此我們不得不說「趕快開發邊區以謀自救呀！」

中國自來就號稱爲地大物博之國，因此這個地大物博在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說中國是一個富有資產的國家。但是這種我們希望如此的說法，假使加以分析的研究而後，真實的現象是會使我們失望的，它是與我們這個希望恰恰相反。所謂真實的現象是什麼呢？經過分析研究後的真實現象就是「中國是一個最貧而可憐的國家」。因爲平常所說的地大物博這句話，在事實上我們是否利用此地大物博以資生產，這是一個問題，在另一方面

將地大物博這種說法，也應與人耳爲正比例的。因爲一國財富之豐裕與否，是應以人口作比例的。觀察中國，在表面上，似乎是地大物博的國家，但若以人口之比例的觀察計之，則此種假設之說法亦不成立的。日本地土雖小，然而其人口僅七千萬，中國疆域雖廣，但我同胞則四萬萬有餘。且全世界人口爲十八萬萬，依人口比例之分配，則我國疆域應領有全世界四分之一弱，但中國名義上所統有之領土，亦不過全世界十二分之一。以此計之，中國之非地大當益明顯。再從物博方面來說，若以上面列表證之，使外人非領糧食之輸入，則國人將有一部分餓死，何有物博之可言。所以地大物博這句話，無論從解說上說，或以現象觀之，都是不能成立的。我們所得到的結論，是中國貧窮之國家也。中國國民亦貧窮之國民也。

據最近調查中國貧窮人數，佔全人口百分之五十，實言之，中國四萬萬人，而人民平均之生活費，在一百三十元和一百六十元之間者有兩萬萬之衆。若以美金計之，則中國人一年之生活費常在美金三十二元之左右者即佔一半。（參看張振之中國目前之病態中三三頁）以此衡之各國，則中國人生活之低減，真有不可想像者。從前美國人平均四人有一輛汽車，現在平均每二人即有一輛。國民之富，即國家之富。故美國遂有黃

金國家之稱。又外人每食必用牛肉，牛肉成爲其平時生活必需品。但中國人却有三年中未食食肉者，而以米飯作不常食物的亦常有其事。換言之，中國人是毫無物質享受，無甚物質生活之可言。也就是說中國人在貧窮線下，其無物質享受者，因其不能有物質以給享受之故。誠然，「朱門酒肉臭」之現象也有，但此種現象是在都市中可以發現，但緊接此句的「野有凍死骨」亦爲事實。且所謂朱門酒肉臭者，實不過都市的極少數，即以此超水平線者之富餘，補在水平線下生活者之不足，亦不足使此水平線下生活者之生活趨於水平標準。換言之，今日之中國人是在貧窮線下的，其生活標準也常在水平標準之下，因此在此簡陋的枯窘的經濟生活情形之下，所謂優生運動、體育運動、節約運動、生產運動等，遂應運而生。不過此等運動無敵那「種」，其不易如願。這是顯而易知的。即使完全實行，亦不能得到圓滿的結果，且能圓滿的解決我們的經濟生活者究爲什麼呢？則這倒仍只有「到邊區去」開發財源。

六、以上的說法，很明白的表示出邊區社會，對於現代中國是有密切的關係，而且有急於開發之必要。但是這些話怎樣說起呢？前面雖有一度的解說，然而這不算滿足。我們不要怕費時間再來申論，以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從經濟上來看，有四種定律，可以來

說如下：

a. 馬爾薩斯人口律 (Malthusian Law) —— 依馬爾薩斯人口定律，則人口為幾何級數增加，生產為算術級數增加，此兩者增加之比例率，其差甚遠，因此即使現代生產足以供給現代人口，而將來也會發生恐慌的，何況現代亦不足供給呢？所以急謀財源之開掘。

農業報酬漸減律 (The 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 of agriculture) 依此定律，則農田之出產品，經過相當時間和人力而後，其出產也因而減低，也就是說地利終有限度。如此則僅靠原有土地以謀生存，而不圖異往發展，實是趨危險而可怕之事。

工資鐵律 (Iron Law of Wages) 這個定律的解釋就是說，若使工資要超過生活程度，這是絕不可能的事體，也就是說生產程度是這樣低，若必使生活程度提高，必須更謀高度之生產效率。

自由競爭法則 (Law of laissez faire) 這個法則的說明就是任何商業行為都帶着自由競爭法則，競爭是商業之生命，商業是循着自由競爭而發展，沒有競爭，便

沒有興盛之商業。此種法則，若推而廣之，我們可說凡百事業，都是依着自由競爭之法則而發展，所以長久的保守着陳舊的生活方法以謀生，這是不會有懸儻大美滿的生活出現的。

以上四種定律皆為經濟學上名家學說之綱領，我們都可借來作我們所說今日之戰國必須急謀開發財源之說明的。同時既證明開發財源為今日中國必須之政策，而外說戰國邊區社會在中國之重要性。因為中國之財源，大都是在邊區一帶的。川人常說『打破萬担坪，天下無窮人』。萬担坪不過中國西南區之一個小地方，若去開採以後，既可使世界無復有貧窮者。邊區寶藏之豐富，於此大略可以想像。所以要救今日中國之貧窮，且使中華民族有更新之生路，是非開發邊區不可的。我們的結論是：

1. 要使國家立國之物質條件充實，非使全國土地盡量開發不可；
 2. 要提高國民生活程度，使不再有貧國之稱，亦非開發邊區不可；
 3. 要救濟現在之農村破產，非開發邊區不可；
 4. 要抵制外糧之輸入，非開發邊區不可；
- 且內地地利已盡，欲尋更新土地以資利用，亦非向邊區走動不可；

6. 中國目前常受自然威脅，欲望有所補充，以謀恢復原狀，亦非開發邊區不可。若假使能如上述實地施行，必得如下結果：

1. 使失業民衆重有謀生之路，減輕嚴重的失業問題；

2. 開發邊區，則邊區地利盡出，邊區之富，即國家之富，國家有餘裕之經濟，不再向外借款，不爲外人所操縱，減輕國家和國民負擔；

3. 使笨拙之純農業民族，日趨繁榮的工商業之途，如此則易使生產方法改良，而與外力相爭。

4. 能使民衆轉到邊區，則可用經濟透入於無形中而轉到政治透入；如此則易實行文化同化，達到真正的國家統一。

宋江，擬帶說一點有關僑之嚴重事實，即最近各國皆排斥華僑，致使華僑同胞紛失業，紛紛回國，此種現象，實爲中國最大危機。蓋中國就平衡現狀而言，本國每年產量亦不足國內人民每年之糧食，若更益以歸國之大量華僑相助消費，此最大危險，將不能免。

據一九二二英文中國年鑑估計華僑有八八〇萬六九三〇人之多，又據民二十年中興

僑務委員會統計有二四四五〇〇〇人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三。每年華僑由勞務所得工資歸中國者，據美經濟學教授瑞眉氏(Remer)計算，在一九三〇年見到香港廈門者有二六六三〇〇〇〇元，此數目恰能補外貨入超之漏卮。依此計算，則華僑於國家之利益實不少。(見 Remer Foreign Temperament in China, New York, 1933, p. 182) 且中國在政治上或天災需要金錢時，華僑往往儘量幫助，辛亥革命之成功，即其一例。但近日皆被排斥，紛紛回國。此種現象不利於中國者有兩方面：一面就是此後再不能得華僑的幫助，免歸款子抵債入超；一面就是華僑歸國，更增加中國消費和失業雜費。所以華僑歸國事實是一個最迫切而危險的事情，不過假使我們開發邊區，因而利用和安置他們，這又不成多大問題。因為他們是合於到邊區去的，他們的勤苦與節儉並無奢望的精神。美國機器會主席白勒氏(B. S. Hoge)批評他們的，正是他們的美德和本領了。他說：

「中國人可在各種氣候裏過生活，可在各項工器內發展。因為自足無奢望，故能與各國人士相競爭，且在商業上尤有特別長處。加以本身之美德，如省儉，謙讓，溫淳，此不單指工人而言，即商人工業家也都如此，於農業上尤於菜園菜

「荒蕪及費力之農場經營，皆能操作」。

假設以這樣的美德去努力於邊區的開發事業，正是我們理想中所盼望的人物了。卽是說以這樣被外國所摒棄的奮鬥者而來努力我們所急要開發的事業，正是有益於國家的大事。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上海國論月刊)

邊區與抗戰

中國已經到了空前的最嚴重的時期，除了加緊抗戰與敵人作抵死的鬥爭外，應該繼之以最實際與最必要的工作，然後方有復興的希望，否則，徒恃熱情與理論及空澗之幻想，那是再危險不過的。在好些年前，我們已經感到中國內地人口之過剩及真正統一國家之必要，而主張邊疆的開發。因為就全國之總面積而論，邊區地帶所有之面積，差不多等於內地的，而人口則邊區人民總數僅佔內地人口十分之一還不到，這種太相懸殊的情況，是令人大為吃驚的，何況國家之不能加強其立國的力量，就政治，經濟兩方面而

論、邊疆之未能予以注意，是有其絕大之原因的。到了中日開始戰爭以後的中國，土地日漸縮小，在抗戰之過去半年中，國土已經喪失了三分之一，而失地之流離的人民，均轉徙到後方來密密的聚集着，愈增加嚴重之人口問題。可是人口問題雖特別嚴重，而大家都像不曾想到其消納的出路，及適當的解決辦法。我則以為藉此最沉痛而最迫切的一件事實，正好作一部分邊區之開發了，這個正是抗戰期中應該有的最實際而最必要的工作。惟有這樣然後可以說到長期抗戰，及抗戰中可以有種種的補充。

就目前而言，最迫切而要着手的邊區之開發，是在西南的一方面。此數月中由各省流亡到武漢長沙及重慶成都的人口雖不曾作一度調查，但其數不少，是盡人而知之的。因之西南邊區之開發有其首要。

所謂西南邊區是指西康西藏及雲南貴州湖南四川中之一部分而言的。在四川裏邊尤其楚雷，馬，屏，峨四縣及寧八屬與松，理，懋，茂，汶等處，特別有豐富之財源，急待迅速開發的。西康的土地有一百四十餘萬方哩，人口不過幾十萬；西藏土地有二百五十餘萬方哩，人口較西康稍多也才三百萬多一點，雲，貴，湘的荒地暫不必說，僅就四川的雷，馬，屏，峨四縣言，面積有一萬八千餘方哩，人口只有六十餘萬，寧八屬有二

遠一萬方哩，人口還不到百萬；松潘各地面積大約也有二十多萬方哩，但人口才二十萬多一點點，平均一人一方哩，其荒涼就可知了。單就西南邊地舉人口看，其能大量消費內地過多之人口是毫無問題的。若就物質一方來說，其物質產量之富及種類之多，有非常人所能想像。以西康言，農，林，牧畜，鑛產，藥材皆應有盡有。農業地雖僅佔全區百分之五十，但據確切之估量，年產雜糧至少在百五十餘萬石以上。尚有餘糧可以出口。主要食糧為青稞，除濶定外亦佔百萬餘石以上。西康草地乃天然牧場，這是不必說的。單就普通的牛羊馬騾驢等牲畜而言，其產量之價值極為可觀。以牛而論，年產五兩至十兩以上，牛皮可有三萬多張來出口，羊有六百萬頭左右，羊毳四兩至五兩，馬廿萬匹，騾十萬頭，驢約兩萬頭，其他牧畜及寶貴之動物還多，可以不必詳說了。西康地廣人稀，山深林密，以森林果木等出產言，那簡直可以不勝概記。至於礦產，銅、鉛、煤、鐵、金、玉所在皆有，已經調查過的已屬可觀。其未經人知，也當然不在少數。所謂藥材，藏藥為全國大量出產地，那還用得着說嗎？關於西南邊區，比較起還是西康最不好，而其財富有如此，其餘便可想像了。假若要說到四川的寧屬，由寧屬的西昌等地到成都不過幾天的路程，成都現今的米價，每斗價值二元以上，而西昌米價，此刻只要二角止。

一平，相差竟如是之遠，這便證明物產之富，但因交通之不發達，無法各地調濟，以至苦樂不均。俗語謂「打開萬石坪，天下無窮大」，此指大小涼山中的地方而言。像目前全國人口都麤集到少數的內地來，百物品貴，無以爲生，何以不疏散到邊地去求廉價而豐富之生存呢？設使能有如是的認識，以過剩之人口而得到極滿足之消納，這便無異由地獄而升天堂。就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於是歷多年無暇及此的邊地開發，便可順而易的做到了。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如何去開發邊地的問題。我們可以在此先加以簡要的提示。便是製造開發的人材及一種組織的行動。製造人材只須辦理若干短期的工藝及農業的學校。斯有的浪費教育式之學校皆可停辦，無須乎很多的了不得的專門技藝。組織的行動是必要，因爲要求得美滿之結果及很好之效率，自是以組織的最好。國家與社會之興亡，都視組織爲轉移的。關於此點，就各國之移民方案加以參考與研究，再立一方案就可行了。

這一時間已迫不及待，盼望政府及有心的社會人士與流離的人們都注意到這一點，我覺得在這個抗戰期中，能有這樣的一個實際工作，中國必有較快復興之希望。

（民國二十七年三月二十六日）

屯殖之迫切性

在前月因感到時局之嚴重，曾經寫了一篇「抗戰與邊區」的簡單文字，僅就西南一邊而言。在本月十一日報上載着行營已擬就開發西康與青海的計劃，經費總預算為九千萬元，決先從交通方面着手，這是一個好消息。這兩天報上載着四川省政府已決定全川設立三屯墾區，一，在雷馬屏峨；二，在松理懋汶；三，在寧屬各縣；而且已委定王陵基為屯殖總司令，并設屯墾局於西昌，這都是我們非常希望的事情。我曾經說要做到長期抗戰，就非開發邊區不可，邊區的開發從經濟政治及安置難民等等方面看，都是不可一刻遲緩的，行營與川省政府都能注意到這一點，我們覺得很愉快。因為這個纔是抗戰期中，除抗戰以外，而為「最實際與最必要的工作」。

我們今天姑且放開青海西康方面不言，僅就四川三屯墾區來說幾句。四川過去也曾經設置過屯墾的機關，關於屯墾的事宜，也有過一段記載，可是因川政紛爭，地方不靖

，并且大多數人未甚感覺到屯墾邊區之迫切的需要，所以無甚麼結果。現在之屯墾邊區，當然不如過去那般可以悠閒游裕的做，而是非開發不可的時候了。并且可以簡單肯定的說一句，邊區之未來，將有在抗戰的進程中成爲生命線的一天。也可以說邊區是抗戰期的生命線，不論從直接與間接的兩方面來說，這話都不是信口開河的。況且我從前曾經提倡過「三西政策」，正是以這些地方爲其富源的基礎點。

就全川三屯墾區來說，其總面積爲五十三萬三千五百方里，佔全川總面積二分之一弱，三分之一還多，但若擴大這個屯墾區，就實際狀況與自然地理情形來綜合，如天寶提及西秀黔，更連上高琪等地方，則就可以佔到全川總面積二分之一的樣子了。這不是三個小的區域。在歐洲許多國家還不及其大。像比利時不過七百五十二方里，瑞士大一點，一萬多方里，捷克，匈牙利，奧地利，也都只有幾萬方里，甚而至於意大利也只幾萬方里，德法的國土或許可以相比。你能夠說這個屯墾區小嗎？地方是不小，但就是荒涼得太不近情了。平常說中國地大物博，其實是一句毫無根據的鬼話。以人口，物質，土地來作比例，和美國簡直有天淵之別。在這種情形下面讓殷實的邊地荒涼起來，這可以說是中國人的苟安與懶惰，絕對不能說是太富裕了。白種人說我們中國人低劣，我們

雖不承認，可是僅就這一點來看，可就很慚愧！如荷蘭人之填海的工作，竟成了歐洲一句俗語：「上帝造世界，荷蘭人造陸地」。這不外是感到國土之不夠享受纔有了這種偉大的努力。中國人爲甚麼既貧窮又不設法去開發邊區呢？這個難道不有點低劣嗎？單爲雪此恥辱也非開發邊地不可。何況事實的切迫，能夠再安然不顧嗎？

如能將此邊區開發出來，這是一個新世界，一定不減於美洲新大陸的進程之殷實。爲甚麼中國沒有像哥倫布以後的西班牙人與英國人呢？爲甚麼連伊利沙伯女王時代之拉利 (Sir Walter Raleigh) 那樣的人也不產生呢？老實說，就全國的地理看來，這并非邊地，而是一些中心區域，難道你不曾看過地圖嗎？歐洲人曾經說：誰能控制巴爾幹半島，誰便能作歐亞非三洲的主人翁。我們現在也可以說誰能開發西南邊區，誰便能爲西南各省的中心勢力了。

邊地之富力無量，這是多數人所知道的了，可惜未經開發，實是窮人棄金的白癡狀。現今機會到來，環境愈迫切，行營與川省既有此種注意，盼望此外還有人能特別贊助之，使其內容能充實化，不要再徒有其表了。這是我一再鼓吹的原因。這種鼓吹絕對不是理論的，設想的，而是目前一件帶迫切性的有歷史意義之必然進程。

「民國二十七年四月二日」

甯屬概況輯要

一、甯屬在四川之西南邊境，爲越嶲，冕甯，西昌，鹽源，鹽邊，會理，昭覺，甯南等八縣，此八縣在前清均屬於甯遠府，即今之西昌。

二、東以大涼山脈與峨，馬，雷，及滇之巧家等四縣爲界；南界滇之勐祿，元謀；西界西康之瀘定，貢噶及滇之永寧，華坪，永仁；北距邛崃山脈與漢源，榮經二縣交界；東北界峨眉縣。

三、四川總面積爲一、二九〇、〇〇〇方里，寧屬則占五分之一有多，爲，二二〇、〇〇〇方里。未開墾之地占全面積十分之六，而既開墾之地則又未能地盡其利。

四、大渡河橫經甯屬越嶲之北境，金沙江則縱貫冕，西，二鹽及會理等五縣，饒有灌溉之利，全長達一、三五〇里，其在上游之嶺境內者可通普渡，可到昆明。

五、北阻高峯，南拒大山，東擁大山，西連巨流，中間千里，平衍爲原，田田穰穰，肥

。沃無倫廣闊達五萬方里之西昌平原，爲川中有名之沃地。積水引渠，足資灌溉，而大涼山中之昭覺，寧南皆尙未開拓。

六、全境山田皆多砂土礫石占百分之六十，黏土占百分之四十，東北部爲半溫帶氣候，中部爲溫帶，北部屬寒帶，南部屬半熱帶，半溫帶農作物年可熟二次，不及溫帶之豐，半熱帶氣候溫暖無隆冬，農作物亦年熟二次，惟寒帶農作物只年熟一次，通常自舊歷八月卽降雪，至次年二月雪始止。

七、種族以漢夷爲多，夷族俗呼獯裸，原音爲「六蘇」大別之爲六種，曰黑夷，曰白夷，（統稱爲獯裸），曰水田，曰梨蘇，曰漢換，曰曲曲烏夷。其中以獯裸最多，水田次之，餘則甚少。黑夷居統治之地位，白夷爲被治階級，人數之比爲三與七。

八、人口總數據可考者爲九二八，七一〇，漢人數爲六三八，〇五〇，夷人爲二九〇，六六〇，其間居西昌，越嶲者爲衆，次爲會理，甯冕最少。列表如下：

地域	漢族	人數	夷族	人數
西昌	一七六、九五七		二〇〇、〇〇〇	

越	越	一四三、四六一	二四、六〇〇
冕	寧	六七、二三〇	三二、五六〇
會	理	一二五、九九二	一六、〇〇〇
鹽	源	三九、五〇七	一七、五〇〇
鹽	邊	二八、九八八	
昭	覺		
寧	南	一、八九五	
附	註		

九、越，西，會，冕，大平原年產稻約二三，〇〇〇，〇〇〇石；黃豆一，〇〇〇，〇〇〇石，越、冕二鹽及昭覺寧南年產玉蜀黍七，〇〇〇，〇〇〇石，年約二熟，豆、薯之屬，年產均甚豐富。

十、牧畜中產有名之建昌小馬，約有一二〇，〇〇〇頭，牛次之，約有一〇〇，〇〇〇。

頭，森林藥材爲數極廣，幾不可以數目計之也。

十一、據已知之金礦有十七處，銅礦九處，銀礦十八處，鐵礦二十六處，煤五十八處。例如冕寧及瀘之紅鐵礦，含量爲百分之七十，礦石全露地面，地質專家謂爲長江上游第一優良鐵礦，礦地面積縱橫六十里，又如龍達金礦，會理百果鉛礦等產量皆其豐富。冕寧所屬渣沽寧管轄地蓋藏之銅礦，據確實攷察，純爲鷄血錫，埋藏不深，極易開採，產量可達三千萬噸。

（民國二十七年八月十三日）

康藏人的生活與思想

日本漢學者高山氏曾經對我說：「此後真正繼承中國之文化學術思想的，不是中國，而是日本。」正如印度的佛家思想之已經移植在中國了一樣。這話之前半節近於誇大，而後半段確是事實，不過在我以爲要將印度的佛家思想深入了社會一般人們的內心深處，而又反映到實際生活狀況中：即是說思想與生活打成一片，分不出僧俗界限的，可

不在中國的本部，而在極西的康藏地方。在生活思想的形態上看來，康藏在世界，也還算是一個特殊的地域。要是有人以之爲未進化的部落人民那樣去看，真是愚昧極了。

康藏是有文化的地方，康藏之文化思想與西洋或內地相比較，不是程度的高低，而是屬於種類的差異 (variation of sorts) 簡切的說，那便是佛陀的文化思想世界，從某一方面看起來，那還是值得稱羨的。

在前幾天遇見華西大學文學系主任程芝軒先生對我說，他曾一日兩過其門而不入，對於家庭漸已全部脫離了。程先生早年是一位維新家，到晚年成了佛教徒，現在很灑脫的過他的孤獨的清淨生活；妻子兒女均不在念中，不久將往青城山去了。我聽着程先生的話，覺得是一位非常可羨慕的人，雖然我不能爲程先生之所行，但如果我心境上能修養到了程先生那樣，我想那必是很快樂的人生。

因而我覺得康藏之社會生活與思想，也不是可輕於忽視的，如不能先寄以高厚之同情，而欲爲親切之理解，是決不可能；況且是有內容的文化生活，我們更當要很虛心的去領略。

如要理解康藏人的生活與思想，首先有一個「無常」之喻，值得舉出來一說。那是一

位印度大和尚講的。他說：有一隻快樂的蜜蜂，終日飛舞於花間，就是山嶺水涯，牠也自由的往還，牠覺得太陽出自東方，大地便光明了，太陽落了土，便應該好好的睡覺；這是常例。於是牠便一面唱歌，一面採集花蕊，隨着太陽的出入與季候的轉變，而工作而休息了。這是一位處於常態中的無憂慮的蜂子。在一天飛過池邊，有很香甜而色美的蓮花使牠迷戀，當牠在花心的蕊牀恣情的採集時天已晚了，蓮花便隨之而合，在蜜蜂想，這是何等美滿的際遇呀！好好的在此間做一個香豔的春夢罷！待夢醒天亮蓮花張開後，便可往他處快樂了。這是蜂子的常態想法。但是出乎意外的，天剛亮時，蓮花還未張開，有一匹大象路過池邊，覺得包着蜂子睡眠的一朵蓮花，可以充飢，於是長鼻子一動，蜂子還未夢醒時，已隨花朵而深入到大象的腹中去了。這大象，原來是一個美之破壞者。從此之後，再不見這隻蜜蜂的遊樂，這個叫着『無常』。大和尚以極感人的音調，而爲這裏的說法，這個便可充分的代表佛家的思想。康藏人正是此種思想所化成的社會生活，這樣的社會生活，決不是無內容的，這個內容，還是非常的有趣味。

康藏軼征的著者劉曼卿女士言：『普通康人視智識爲不甚需要，而亦不能謂爲無文化；蓋民間有極美妙之歌曲，喇嘛有極深玄之學理，至於繪畫，塑像，均精妙無倫，野

蠻人不足以躋此者也。以現代所謂教育，大之不足以治生養性；小之不足以娛耳悅目；勿謂邊圍人民不帶此貴族點綴物，內地亦駸駸焉病之矣。」（康藏軼事二〇頁）這話深得其要。記得從前有一個傳說，說有士人將四書五經獻給佛祖，佛祖取來一嗅即拋去，謂彼中皆惹事生非的說法，決不可讀。這便是比喻佛教徒生活之看法。

現在暫且拋置我要闡發的話，却將西藏人的自白舉幾節來讀，大約我的話就可以有一個根基的成立。這是一個曾經遊過各處的西藏婦人的話，她說：

「一要知吾人并非絕塞的太古民族，如貴國一般著作家之所以視吾人者；方作者正擬赴藏之前，往見與藏政治有關係之某顯宦乃曰：『藏人是一簡單民族，其批評去事實如此之遠，作者不禁失笑，此君被吾所窘，旋曰：彼所謂簡單者，是指公正直率無詭詐而言，但其初意並非如是；蓋此命意與其言語中之上下文可連絡，其意實指吾人為太始，為幼稚；彼亦知吾人并非太始，并非幼稚，因其與藏人鬥智已歷多年，竟無甚結果，其所以率口而出者，僅為外人對吾人視察上的一種習慣語，為一般旅行家風行一時。今人對於西藏，初多毫無所知，此君前此常有類是之批評，并覺其所批評，每易為不知西藏國情者所認可，由是於其自身之見解，竟無維持之勇氣，凡言事之在人意想中者，較之道

其實情真原多易易，其如與確實的見地相背何？吾人有言曰：狗不喜人示其棒，人不喜人示其真。

作者猶度藏爲遠國，貴國民衆對之本無甚關懷，非將其國內之奇形怪狀，舉其若干者不能引人注意，因此之故，英人描寫西藏竟成一種怪現狀，其說西藏也均極可笑，極損人名譽之事，然而無一人反對者。

惟此輩著作家，往往互相矛盾，有謂吾族爲奸猾，爲機巧，有則謂之爲呆木，爲不仁，有謂藏人爲無希望的懶漢，有則指爲極勤生活者；有時一著作者本身所說尙且自行變換，例如最近有一喇嘛團體，往歐考察，其作者描寫此輩震驚歐陸物質文明之千奇百怪，接謂內有一喇嘛，謂歐人將被自身機器所奴隸，危險堪虞。如此批評，其人並非震驚，實爲尖銳的觀察者，作者殊怪此位新聞主筆，何以明不及此意，其必爲一般習語所誤會，認吾人實爲太古的民族，太古民族一旦對此巧奪天功的物質，當然駭愕不置，第吾人并非太古式也。既然元始人類，亦無奇形怪狀之足言，吾藏民族獨夫爾之民族文化宗教社會與物質，均發達甚高。

吾人之心靈活潑靈敏，不減於他人，吾人智識之尖銳，亦無遜於爾，身材與力量不

下於英人纏幹，偉岸者挺然高過六尺，喀姆人一般如是也。吾人氣候常不可思議，空氣清潔，宜於養生，能壯心神，國中美境，舉世無匹，藏人特性，實與其環境相應契合，在吾民族之中，絕少卑鄙惡劣之行，太陽時刻照臨西藏，而藏之魂靈實反射之。

吾人心身強健，極少任何弱點，如許民衆，絕少癡狂錯亂之人，如爾英國者。吾族人心身活潑，舒暢快樂，爲強毅果敢透澈，始終的工作者，凡事在所必行者，對之絕無騷鬧，惟行之而澈底成之，吾人對麻木不仁的智慧，及遲鈍的手腕，常竊笑焉，視懶漢及呆人工作，每覺厭惡不堪，怪其何以對所事不能進步，或且爲之震怒。欲取其事而代之，作者自離祖國以來，往往有此感觸，吾人謂懶漢食如猪，作如蟲，男子對於進行之事，絕不工作者，吾人呼之爲蚱蜢，蓋蚱蜢每當寒夜，決於次晨自斃一巢，及朝復在暖日之下歡欣跳躍，昨晚所決之策，業已忘之。

吾人之工作與爾輩所事者，如此懸殊，太部分均爲露天日下之耕種游牧，吾人所需物品，每值耕牧之餘，製諸家庭之內，吾人無工商業上之組織，使男婦遵照一定程序工作，終日盤居室中。

吾人不似爾之性情，工作游戲必求整齊，而有組織，此種性情，似英人已貫澈平生

吾人不企圖現代以外之進步，不生活於時間表內，從此一事匆匆又趕到他事，吾人對於欲行之事，其時間較爾爲多，而此欲行之事，卽隨時入吾心目中者，畢生生活不似爾之騷擾，爾之桎梏。

倫理上之程度，吾人何下於爾？吾人信仰吾宗教，企圖以天心護吾人之生命，吾人深信一切動作，均在上天洞鑒之中，爾所行如惡，爾斯來矣。所行爲善，賞斯及矣。凡爾所思，所作爲如何，則爾現在必如何，將來之身世亦必如何。

吾民族溫厚而好笑，忠誠而公正，不思彼此互相欺詐，壞心地絕少，似爾社會之騷擾與作事之成功，他一人智能勤奮相等，而所事輒失敗，則其一爲前生行善獲報之結果，一爲前生作惡，今生受磨，蒙不幸者，絕無悲哀痛恨之念，蓋來世此二人或彼此易地，賞與罰，幸運與顛連，均自天降之。

藏之民族，自若等視之，蓋超然脫乎世俗之外，宗教之薰陶以此，僧侶之表率亦以此，不以珍等事物爲管理，鄰人所未有者，吾不欲有也。天之於藏仁愛慈祥，人人有屋，人人有食，富貴非藏人心目中之最高目的，不如爾族不絕於競爭，不絕於壓迫，不絕於奮鬥，爾族人所追者爲富，所慮者爲貧。

無富者，爲爾所盡悉，所儲蓄不過多馬若干，多牛幾匹，田地稍廣，米穀稍豐，亦以人爲聚，如此如此，而生活上之習慣，則貧富仍極其一律，蓋一人所食之量有限，貯蓄之資有限，所用之資亦有限，吾人於金錢之用場，門道無多，金錢一物，在爾族實富則若若鴻溝者也。在吾藏則富人之生活，實際與窮民無二致，西藏之所謂富人，不過外貨之運漢，爾國中極普通人起碼生活上之需要，藏人對之已覺難於舉措：一大汽車之價，即足抵吾藏之家之產。

然其實際，吾人物質文明與爾，蓋不相上下，藏人房屋之平均，較吾離國後所見於各方面，實有過之無不及，吾人之衣耐久，而便遜於爾，抑且外觀較勝，吾人所食花樣不同，均有益於衛生，一切所需物質，吾人應有盡有，藏之匠人手藝極精，所製之物既悅目而耐久，均爲手工所製之物品，亦爾所贊同者也。

文明之界限，并非止於物質而已，文明民族之所需要，第求足以供其用，苟能足用，斯亦已矣。吾人之所需已是應有而盡有，爾國之所需實過於其必要之界限，大多本物爲爾所有者，吾人均無之，窮工絕巧之物，如電氣，如各種電氣之用場，如輪船，如火車，如汽車，如飛機，尤其是各種機器，緣何用場，何由至此，此誠蠱惑人心之物。如爾

之無核電，亦屬駭人聽聞。在鄉下茅舍之中，吾人可以耳聽音樂，其音樂之發源，遠出於倫敦作者，對此巧奪天工之物不禁爲之驚嘆，人類乃能運用其思想至此，實至不可思議，市舖之中，美麗而有用之事物爲數千萬萬，爾民族誠爲振奇人也哉！凡諸物質文明之富產，均爲爾族之所發育。

雖然，就其另一面言，奇技淫巧，本非民族之所必需，惟既有此物，自然人人欲之矣。由是爾生活上之程度遂極其耗費，大部分人能力不足以及此者，均有欲得之心，工作復工作，乃終不能達到此目的，供養奢侈，僅有少數人得之，其餘多數則惟過屠門而大嚼，富之意義，謂爾能得奢靡之事物也。貧之意義，則不能得也，一得此物，則人人尊崇，不得則人視之爲無結果，於是而富之一字，乃爲人生奮勉之鵠，然而人類心靈中，有另一事，吾人視之較爲重要，卻被棄而不顧，若干民族，在其競富畏貧之中，將合理生活之原則，置諸罔後，不顧人格，犧牲其精神，以求達到共所未得所崇拜之異物焉。

爾國之發明家將如許奇異事物擲諸人山人海之中，使族人爭先奪取，新奇之物每一發現，競爭亦隨之而愈劇烈，此其意并非謂物質本身之不良，蓋物質原無所謂不良也。

今日將爾之運輸，與吾之運輸列一譬喻，則馬與汽車是也。汽車安穩而快，且為機器的，不與牲口以困難之重任如騎馬之類，故爾不獲戾於上天，因不奪此默默無言的牲口的利益而據為己有。吾人之騎馬者，因藏人愛馬，是以藏地均騎馬，用馬；騎在馬上，馬固負有重責，然比驅之拖車，則較略勝，在藏無馬車，當吾人見馬拖車之第一次，心田為之震蕩，久而久之，始能一置身馬車之內，作者固知以馬拖車，與騎馬其相去不過程度上之問題，惟總覺不能去其厭惡之心。

六 汽車發現，使以馬為運輸唯一工具者，大加改進，第此亦非爾族中人人所能辦到，而吾藏則幾人有一馬，在此層顯示一種重要的意義，則爾物質文明中之事事物物，非人人可得而有，而吾藏之事事物物，則人皆有之，藏人雖至貧為人僕，亦有其主之馬可乘，吾人有言曰：「漢人失敗後，以鞋作枕，爾藏人與彼同騎一白馬焉」。其意則謂藏人已僱漢人為僕，而仍與之馬乘。

吾人對於爾之物質文明，其着眼則猶是事物之本身固甚可欲者，發明此物之精神亦至堪嘉尚，惟不宜誤用此物，亦不宜因此物而競爭事物之愈為人可欲者，能拒絕之則其功績亦愈大。意者此類事事物物其將遭人之拒絕乎？曰是不然，此蓋絕無而僅有，且決

不至被人誤用，上天取以試驗爾歐人者，或在此。

爾引物質文明以自豪，固爲正當，第無謂民族之缺乏此物質者，不免入於野蠻之列，文化之與物質文明，原非一事不相同也，爾國之人民所享用者，農民取得爲數有幾，然而農民之文化不減於民，或且確實過之，此精神觀察上之問題也。

吾人蓋生活於露天者，吾人非市民，吾人所居爲小村落，爲農場，爲蓬帳，在吾人方面言世界最大之市鎮，當爲大青渡(Dagwood)。普遍略木再無有市鎮大於此者，惟居民僅有萬人，漢人居其半，實小市鎮耳。吾初不覺鎮之小，竟至此極，直至去國時，纔恍然明白，在吾視之，此鎮之地位，蓋極重要，爲重中之集中地點，藏人視之，似亦認爲絕大無朋，後此吾乃知此鎮在外界眼光中，僅一村村落也。北京居民曾聞是鎮之名者鮮有幾人，其名稱非一，藏人呼之爲大青渡，漢人稱爲打箭筒(Tachientse)，或爐城(Hu Cheng)或康定縣，(Kang Ting Hsien)，康定縣爲官場所用之名稱，報紙對此名稱，似極形混亂，北京有某報亦知打箭筒，惟不識爐城何在，且擬其地爲鄰近之若干地點，吾始見此鎮竟如是，照然的無關重要，頗爲驚愕，意人類斷無若斯之愚昧者，或屬其意假作不知，如社會上對於極無緊要之人，雖知之甚詳，亦假作不相識者，而旋覺有趣。

因報紙對此地點竟茫然不能決其所在，雖公報亦復爾。

出門游歷，於人們甚有益處，蓋示爾無一地可爲重要者，各方民衆認其所居地爲事物之中心點，集中其生活限於一地一域，正猶銀鼠之在山側，如螞蟻之在田場。

吾初不知城市之生活作何狀，至成都纔了解成都爲四川省城，大青渡實不可謂之市鎮，以其太小，故任指內何方，僅趨行數步，便入曠野，或是山側，或係大道，從無一處能使爾不見野地者，各方離山側極近，爾可見牲口就山邊食草，十分明瞭，人們或上或下，樵夫往往來來，若干僧侶之進行，若干人們在山上環旋，遠在大山之側，隆烟高舉，則燒炭人之起火是也。

然而成都之景象，大異於是，眼簾被四方隔絕，隨在省城牆與平地，舉日各條道路，千篇一律，不見山邱，不見野地，只有城牆，吾人感覺四面閉塞，只有一風景，僅許仰望青天是也。然猶非底蛙之從井觀天，以天而論，亦不類吾人之天，非皓然潔淨之天，乃雲霧而斑白色之天，此其故由於煙囪千萬，室中已滿體火煙，半亦由氣候所致，吾人居倫敦之日，其情形亦復無異，日光常與煙霧角觸，而在曠野外者，照耀輝煌。

較吾人之天，似覺底壓緊迫，在如屋頂焉，并非曠野內之穹窿蒼天，故鄉之崗陵野

地內之景色，牛馬之往來踽踽，與曠野地面露天空氣，自由身體，使吾念念，不能去懷。
（商務版，英譯西藏風俗志）

像我這樣長長的引用以上的話，一方面固值得大家特別讀讀，一方面也無非證實我所說的爾我文化之狀態，不過是種類的差異罷了。再明白說，內地與西洋的文化，都是傾重於現實的，而康藏的文化則偏置於超現實的，因重現實故講究人事現象；因超現實而於物質之研究，則漠然置之了。種類之差異，乃由於認識出發點之不同，康藏人認識之出發點，既感於人生之無常，遂欲為求精神上之信仰為安慰，故西藏有一句古話說：『人是沒有甚麼希望的，除非是在信仰神上找些快樂。』他們之所以講究人事現象而不忙於物質生活的緣故，這也可從他們的諺語中，找出哲學的基礎來，諺云：『弓緊弦必斷，馬快力將衰。』這便可以說是康藏人的人生哲學了。

本來對於現實失望的人，可以有三條路走：一是自殺；一是放浪；一是信神；康藏人走的是第三條路。神在另一個永存的極樂的國土，人的國土是暫時的，大家便希望臨神那裏去，所以將暫時的國土認作無足輕重，既無足輕重，當也無忙於此求的必要。『游在康藏因為土地氣候的關係，也是使他們的生活容易向靜的，好尚自然及信神的一』

條路去；故與其說佛的思想深入他們的實際生活中，倒不如說他們的社會生活，就易於接受佛的思想爲更切近。不過姑無論孰爲因，孰爲果，或互爲因果，而其在中國及在世界上，皆爲一個特殊情況的地方，於比較的觀察後，是令任何人首肯的。

內地也很有人極信佛的，寺廟之多，可以爲證，可是社會生活不能如康藏那樣的受其思想力之支配。康藏是以喇嘛爲重，政教一切，均在喇嘛掌握之中，小而至於生死病痛，無不求教於喇嘛，設若要說康藏社會有階級的話，那便是僧俗的二分法了。「僧俗」二字，在康藏也就成爲全民衆的代名詞。

你若是研究過西藏喇嘛的教義，對於我之所述，必嫌尙未澈透；再不然，你會讀過二本英國人謝爾頓博士(Dr. A. I. Shelton)西藏故事集便也了解，我所敘述的康藏人之社會生活及思想，是無差誤。在另一方面，康藏人還有純真樸質的美，但這不是說幼稚簡單，而是覺得他們是明澈坦白，像西藏喇嘛洛輟此稱一篇修行人貢書與黃鼠狼的記述文學，喻意可見。他說黃鼠狼偷食貢書的供品，曾爲貢書切責，黃喇嘛懷恨報仇，終歸失敗。文字婉轉曲折，喻意至爲深遠，算得是一篇有價值之作。其喻意可析爲數點：(一)是擁護正義；(二)是崇奉佛法；(三)是喜愛甯靜；(四)是痛恨奸盜；(五)是文情并茂，決

不是無豐富生活內容的民族所能產生的作品。

我們於此不想再贅述甚麼了。關於康藏之實際社會生活及風俗習慣，記載的書很多，就不再抄引。本文只在提醒我們所知道的康藏人生活與其思想是關聯的，而且那種思想有其價值性，這種有價值性的思想，在某時代的世界，許會成爲有衝擊力的異彈，如不相信的，請讀英國哲學家羅素博士(Russell)近年所著的一篇懶散讚，就知道這一顆爆彈是有開花之可能的，那末，康藏人的生活思想，或者還可視之爲未來世界的先機了。

我以為要理解「神祕的」兩西，——即西康與西藏——這樣的研究是最爲基要的工作。

二十五年四月四日於成都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邊政設計委員會。

(西北問題季刊康藏專號)

開發邊區問題

廿八年一月三日新中國日報

在過去四五年前，我曾經有一篇講演，題目是「中國邊區與國家經濟」，當時在上海

雜誌上發表過，其最末有這樣的幾條結論：

- 一，要使國家立國之條件充實，非使全國土地盡量開發不可；
 - 二，要提高國民生活程度，使不再有貧國之稱，非開發邊區不可；
 - 三，要救濟現在之農村破產，非開發邊區不可；
 - 四，要抵制外糧之入超，非開發邊區不可；
 - 五，內地地利已盡，欲尋更新土地以資利用，亦非開發邊區不可；
 - 六，中國目前常受自然威脅，欲望有所補充，以謀恢復原狀，亦非開發邊區不可。
- 當時所得結論，還不曾提到中國失地及近年來抗戰後之損失而言，要是以目前而論，則欲使長期抗戰，或如日本人所說的中日戰爭百年化，若非盡對去開發邊區，實在是無長期經濟基礎及安置難民之辦法，中國應該藉此開邊，不僅可以多增富源，而且可以使邊區開發後之產物，促使中國農村社會工業化，因為內地是農業社會，而邊區所產即多半屬於工業方面的原料，我曾說過開發邊區，是要使邊區先由「經濟透入」，而轉到「政治透入」，這樣邊區方可以真正內地化，而完成國家的真正統一。

在四五年前，對於邊區開發，雖曾引起少數人之注意，但多數人究竟是不明瞭，即

使已經被引起注意之少數人，也并無起來實行之信念，所以開邊之事，不外多幾本書及多幾篇文章而已。

在述一年來，因抗戰的關係，事實上逼迫着不少的人說到實際開發邊區了，關於此種組織及消息，隨時于報紙上可以發現，同時在此民國二十八年之開始，西康省政府也成立了，西康省幾乎全部是待開發的，我在數年前曾經呼出一個三西政策的口號，即是以開發西昌所屬來建設西康，以建設西康來奠定西藏，三西政策果爾實現，則西邊國防可以鞏固起來，後來西康建委會果能努力于前二西之實現，換言之，西昌所屬已劃歸西康省，實際上就不知道能全部實現其預期否？三西政策不單純是一個口號，而是要希望內容具體化的，否則，徒有其表，也許還會打草驚蛇，致使西部開邊問題，將生莫大之阻礙。

我們對於邊區之開發，純粹站在國家立場上，而由文化，政治，經濟上去看眼的，文化有辦法，民族是不生問題的，根本上中國的民族就是沒有問題的，所謂民族問題，在我看來不是血統的關係，而是文化的關係，文化如能推進，一切都可迎刃而解，不然，欲求解決中國內部的問題，是治絲益棼而已。其次是政治方面，中國政治與邊區，向

來是隔絕的，既是隔絕，當然不算真正統一的國家，而且在邊區的人民也容易受外國之誘惑，所以蒙古人民共和國及偽滿等國便產生了，要是政治不隔絕，就應當先了解邊民之真實生活狀態，而予以適當之治理，不當總以邊民之畏威不懷德，爲其天性，并當力除奴視及殘待之觀念行動，必使內地政治力量設施，逐漸普及於邊地，無論如何要使邊區與內地，在政治關係上是相呼應的，在經濟關係上，重要是在提高邊民之經濟生活。使其經濟生活多方加以改良，要與內地經濟生活發生不可分離之情形，果能使邊內經濟生活逐漸打成一片，則其他一切問題及盡量利用邊區產物等，都是極容易的，其結果，邊民亦會自行盡量開發邊區的，現在談邊事的就非注意於此不可，舍此便無所謂開邊之意義及目的。

民國二十八年，大可視爲開邊年，我以爲許多資金都應該運用到邊地去，不僅個人獲利倍蓰，也使國家經濟得以充實，至於有志青年及退到後方之難民，均可設法到邊區去建設新天地，內地實在是無可留戀之價值，有之不過互相殘殺，爭奪，儉生罷了。事實上，也有不少的人已經轉回邊區事業，但是，觀念意志，目的是否完全的確定了，這是值得大家重新思考的。邊區固然是遍地黃金，但此黃金之獲得，是當以勞苦換來，絕

竊不能有憐憐的心理而去強取豪奪。

到邊區去先要有真的認識，其次要有邊區社會之研究，再其次要有對邊區貢獻之技能。我以為至低限度，有此三點準備，然後可以到邊區去，不然在內地爲寄生蟲，到邊區亦爲害羣之馬了。

鼓勵大家到邊地去，是好幾年的希望，今年能夠看見各方面都已開始行動，真是不勝欣喜的一件事，而且在智識青年方面，如在華西大學，選修過邊區社會學而畢業的，已有兩三班之多，如能全部都尋着機會到邊區去，無疑的邊區的文化水準便首先要高漲起來了。

邊區社會學引論

本篇乃余所著邊區社會學一書之引論，邊區社會學爲社會科學中一門最新興之學問，亦爲中國現時最重要之學問，初稿寫於民國二十四年，就各大學聽余講課學生之筆記所綴成，迄今仍在增修中，國土日益喪失，此種研究愈不可緩，全書過於繁重，先將引論發表，藉以請教於高明。著者附言。（民國二十

七年秋于成都華西大學)。

「邊區」(Border Land) 這個名詞，是對一個國家之內地而言的。現代各國之所謂邊區，不過是指一種外緣地帶而言的。換言之，即別於內地一部分而言，并不含有特殊的意義。所謂特殊的意義，只是每個國家有一個國境，這個國家是「線界」(border line)，而不是一個區域，這個線界，只不過是表示其主權國家之相鄰的關係，除此之外，內地與邊區，并無甚麼特別的差異。但在中國就有這樣特殊地域，由政治的，社會的，風俗的，經濟的，文化的等等方面，都與內地不同；而且不僅是一根綫界，而是一個很廣大的特殊區域；差不多是較內地大一倍以上。但這個區域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或附屬的地方，而乃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任何方面說，又是一個與內地不可分割的部分，這真真算得一個奇特的狀態了。

而且，這些邊區又有多種的不同，即是說，東北的邊區與西北的邊區異；西北的邊區又與西南的邊區異；異之中還有異，於是所謂邊區，又發生若干差異的形態，不能作一樣的來看。假使我們以為邊區是一種的不同，而作一樣的觀察，那就大錯而特錯了。

這個，我們統給了一個邊區社會 (Border Society) 的名詞，再作一個分別的觀察與研究。這種系統的研究，不消說，在國家的立場上，及學術的見地上，都是非常有價值與急不可緩的，而且，也是非常有興趣的一種新的探討。

由國家的立場上來說，所謂國家，應該是所有地方都是諧和一致的發展，絕對不容許有太多的差異，至少，在政治組織及法令統制下，是完全一致的。地方固然有少許不同的個性，但除了少許不同的個性外，非都具着有一個一致的國家的共通性不可。若是只有地方個性，而無國家的共通性，這不能算是一個健全的統整的國家。健全的統整的國家，是要具有內統一外獨立的統整性。今日之中國，以內來說，因有邊區與內地的形態和精神的過分不一致，於是就不能說是統一了。以外來說，因為邊區與內地過分的不一致，遂有若斷若續的分離現象，因而招致外國的覬覦，於是有中國無門戶之說。兼以日本之於東北，英國之於西藏，俄國之於蒙古新疆，法國之於雲南等邊地之陰謀發生，幾乎可以說中國是有邊區而無邊界等奇特的說法了。邊區與邊界竟成爲兩個各別的名詞，這是中國今日特有的怪現象，這簡直就可以說，今日之中國已無所謂立國之邊。因爲所有四邊，都在外國的陰謀勢力範圍之下支配着，漢代王符曾經在所著的潛夫論

中作過救途篇論：「地不可無邊，無邊亡國。又說：「唇亡齒寒，體痛傷心，必然之勢，又何疑焉。今日之中國，竟像是無邊了，無邊雖不一定就亡國，但是試問在旁的地方，能見到無邊之國家嗎？」

中國今日之所以無邊者，實在是因為多年來忽視邊區有以致之。也可以說，今日中國之所以竟有所謂邊區這個特殊地帶者，也就是歷來我們自己有意無意在那兒製造出來的。這話只要從歷史上觀察，就可以明白，不是三言兩語在這裏可以說得清楚的。因此，在今日開由國家的立場上說，這個所謂邊區社會，是非特別予以系統之研究不可了。

自由學術上之見地來說，西洋人曾經說過，中國之邊區如西南方面，是一個世界上的人種博覽會，東洋人的鳥居龍藏氏就這樣的著過一本西南支那，去特別加以考察敘述。這是單就人種一方面的研究。又從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宗教，社會制度，日常生活等等來看，皆可發現許多很特別的現象，給予社會學，民俗學，民族學及各種人類學問以很不少新奇的資料，這其間有好些事是莫爾根(Morgan)梅蘭(H. Maine)，乃至於著初民社會(Primitive Society)的羅偉(R. Lowie)。是不曾夢見過的。而今日的社會科

學還幼稚得很，是誰曾經說過，今日之社會科學的學者們，好像還是初年級的少齡學童！所以大部分還是一知半解，這是甚麼原因呢？這就是因為還不會多所涉歷的緣故。整個中國還在他們認為「謎」之中，中國的特殊邊區，他們那能就了解呢？無疑的，中國邊區社會之研究，是可以予學術上以許多新奇的大發現，也許中國邊區社會若加以很正確的學理研究以後，世界上許多社會科學中的觀念與定論，是要加以修正，或從新估定，都是意中事。譬如莫爾根的歷史定律，經過後來人的更多觀察，使根本予以推翻了的不少。又如許多西歐的考古家所發現的諸階段為世界各地人類所必經之過程，而今日便給人攻訐得儼無完膚。巴恩斯(H. E. Barnes)於其社會進化論(The Evolu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中攻擊過階級說(Stage Theory)之錯誤。(見原書第一章)據維傑說，只就非洲的工藝史，已足證明其錯誤。因為非洲人就不曾從石器時代，經過銅器及青銅器時代，而達到鐵器時代，又如美洲土人，除秘魯外，完全沒有能馴養家畜，以為經濟上的用處，可以證明像猶卡坦和墨西哥等相當複雜的文化結構，是省去家畜這一個柱石，也還可以建立起來的。中國的邊區社會，又有與非洲及美洲更不同的現象，當然給予學術上的供獻，更是不少。又可以擴大社會科學的研究領域，與添加新的範圍，

這於學術上的見地看來，便不能不認爲有非常之價值的，同時，當然就是一種非常令人感興趣的研究了。因了這樣，所以我們便有邊區社會學 (Sociology of Border Societies) 之設立。但是，這邊區社會學是依據前邊的说法而來，既有其特殊的地方性，同時也有其時間性的。所謂地方性者，是專指中國而言，除了中國是不能應用到其他的國家的。如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等等，那裏有中國這樣的邊區形態呢？就是在中國，也因爲其歷史性之特殊的發展，及地理廣大之特殊的原因，然後造成這樣的邊區的。由地理上說，中國在古來就北有沙漠，西阻高山，東南橫着汪洋大海，這是一幅自然天下國家之形態。於是在此天下國家之外，更不知有所謂國家天下了。但是自從元明以後，而至清末，乃知國家之外，尚有國家，天下之外，尚有天下，尤其是八國聯軍入北京之後，我們這個天下國家觀念，根本動搖了。天下國家的觀念既已動搖，則所謂東夷，西戎，南蠻，北狄，交伐中國之意識，自然非根本改造過不可。民國成立時之「五族共和」的號召，正是這種改造意識之答案。惟是民國成立以來，內亂不寧，雖表面上號稱五族共和，實際上邊區社會仍在未能共和的狀態中，所以「蒙古人民自治共和國」發生之後，復有「滿洲國」的表演了。長此以往，更不難得還有甚麼悲劇的續演咧！不過一個獨立統

一的國家，是不許可有任何分離之運動的。因為倘有部分的分離，足以影響到國家全體的存在。即玉符所謂「唇亡齒寒，體痛傷心」在是也。如中國，嚴幾道曾經說過：「帶山瀾河，渾整交互，其地勢利爲合而不利爲分的。試而視一個國家之存在，并非就區域之大小而言，乃就其利害之條件，必使其在物質精神上，構成一個完整的單元 (Units)」。譬如以所謂東三省，乃至東四省來講，最低限度物質上與中國內地是絕對不能分離的。自從一九一八以後，東三省既已失去，至少在華北的一般物質生活，就大受威脅了。東三省的面積，共計有三十六萬四千英方里，疆土之廣，差不多與河北，山東，河南，安徽，江蘇，浙江六省相等，爲中國第二個大平原。據日本人之估計，三省可耕之地，共有六千四百五十萬英畝，一英畝合六華畝，即合中國畝有三萬八千七百萬畝之多。已耕者僅三萬零五十萬英畝，尚不及全數之半。農人約有三萬戶，在華北各省，如山東，河北，河南，每年出關營生者，以數十萬計，如一九二七年，竟達七十六萬餘人。據民國十年大連商會估計，三省農民共有一千九百四十六萬二千一百人，其中自然是連華北各省出關營生的人在內。其他可以產麥，米，大豆，高粱，玉蜀黍，黃麻，土絲，菸葉，棉花，及各種蔬菜，水果之類。麥之出產與黃河流域，共稱爲世界第二位，尤以東三

省之大豆，年產約二千萬石，佔世界產額百分之六十強。又森林之質，可爲全國之冠。據日本專家估計，東三省現時共有森林地約四千五百萬英畝，有樹約六十四萬萬株，可出木料一十五萬萬立方英尺。礦產則有極富之煤鐵，五金，據云日本南滿路公司在十數年前，每年獲淨利已在六七千萬元以上。其所辦之鐵工廠，已能製造五十噸之電車，機關車。到現在當然更不必說了。當時之華北，仰給於東三省者不少。自「滿洲國」成立以後，這種利源自然是斷絕了。而華北各省每年出關營生的人，據外交時報七十九卷六號載：出關者已由七十萬餘銳減到一萬四千人！而由東三省遷入關者，反達七萬六千人之多。往後在日本人封鎖東三省之下，當無再出關者，而入關者必定不在少數。因而華北物質，乃在根本上受了一個致命傷的大打擊！在華中與華南也就連帶受着很深刻的影響了。換言之，中國之整個的經濟單元，乃發生莫大之缺陷了。這個豈可說是一種單純的喪失國土之精神上的恥辱嗎？從這樣的觀察起來，東三省乃至東四省既非收回不可，而其未曾開發的邊區，又因內地發生嚴重的人口問題，勢必要從邊區去求其補償，此又不僅在物質方面而言，要建「現代國家」(Modern State)，邊區這樣特殊的地帶，是非與內地一致的諧和發展不可的。設使於相當日期之努力後，邊區與內地一致了，如西康已

經建省，綏遠，寧夏，熱河都已內化，從而蒙古，西藏，都成爲行省，凡一切邊區都無異態，那還有甚麼所謂特殊的邊區社會呢？既無所謂特殊的邊區社會，那還能以邊區社會爲研究對象的『邊區社會學』嗎？既沒有了這門『邊區社會學』，自然我今日所謂『邊區社會學』便只有時間性了。凡是中國人，決沒有希望這是永遠要研究的一門學問，那末，這門學問，只好算是社會科學中一種文獻上的陳跡罷了。所以我說邊區社會學，除掉其特殊的地方性，也還有時間性的。

既是如此，邊區社會學自非一種普通社會學可知，這是屬於一種特殊社會學，也可以說是屬於一種應用社會學。平常一般人所謂邊區問題，其研究的對象，只是屬於邊區的一部分，而邊區社會學所研究的對象，是邊區的『整體』(Whole)。不消說，邊區社會學是一門新興的嘗試的社會科學之一門。當然與一般所言之邊區研究及邊區問題，是有上下不同之別了。因爲一般問題的研究，是就其變態而言，而一門學程的研究，則以源本本的就其整個的常態而加以系統之探討的。因而『邊區社會學』便可以很堂堂正正的存在了。

邊區與國家單元

源山墾殖公司成立講詞

主席說我們是邊政專家，却不敢當。中國邊區之開發，大家都有努力之必要，是日前一件實在的事實。不必說是在此抗戰一年以後之中國，對於邊區之開發是不可緩的時候，便在抗戰以前，或九一八以前都應該特別注意。中國自漢唐以來，只打出了一個天下，但自始至終并不曾建立了一個國家。所謂天下，當然是王者之師，有征無戰，四方之民，只要安居不亂，歲歲納貢便可了事。不過到了近代，我們之所謂天下，並非真的天下，而此天下之外尚有所謂天下，換言之，在這個世界上尚有不少其他的國家。國與國是互相對立而存在的名詞，世界上既不是單單我們一個天下，而此天下之外既還有天下，則我們之所謂天下，仍不外是一個國家罷了。但這個國家之立國條件是不夠的；即是說，中國是還不曾完成其為一個現代國家。國家的存在，對內是要統一，對外是要獨立。統一獨立的想法，不能從皮毛立論，必須實質上所有內部的人民都在一個政令法網

下生存，而且彼此都毫無閒言的共同感到同一政治利害生存之必要。過去中國之所謂統一，不過內地十餘省或大部分漢民族之團結而已。而大於內地一倍以上地方之人民則似乎等於化外，至少是不關痛癢的追隨着，這如何能說是統一的國家呢？對內既不曾統一，對外也未嘗獨立，所以中國才被人呼爲無門戶的國家，而淪於半殖民地的狀態。其所以無門戶，因爲是無國防，其所以無國防，因爲尙有特殊之邊區。這邊區人民生活的各方面皆與內地兩樣，而不發生連繫作用所以就無門戶之可言了。無門戶之國家，如何能夠獨立呢？所以中國因有特殊邊區的存在，便構成不統一不獨立的狀態，因之不成其爲一個國家。故我說中國過去自漢唐以來只打出了一個天下，而始終不曾建立了一個國家。也可以明白的說，中國人只有空洞的天下觀念，而無切實的國家觀念。在過去純靠天然而牆壁時代，西有高山，北有沙漠，東南限以汪洋浩瀚之大海，這種天下觀念很可以維持其惟我獨尊而存在着，不過時代是變了，高山大海不能阻飛機輪船之侵入，於是這種天下觀念便遭遇着空前的打擊與磨難，中國好像就不能再繼續的維持其生存的狀態，這個便因爲他人有國家的實在機構，而我們并國家觀念也沒有。國家觀念也還沒有的中國人，如何能夠組織健全的國家？不能組織健全的國家，當然只有劣敗。此後如要希

望國家健全，一方面固非健全國家觀念不可，而一方面也須靠自身先完成國家的統一與獨立。這兩方面的共同點，便是要使凡在中國土地居住的人民，無論是漢、滿、蒙、回、藏、苗，簡言之，不分邊地與內地人民，均要一致感到我們均有共同的政治利害之關係，換言之，不管中華民國內部各民族是否同一血統，不同一血統，問題并不十分嚴重，而在此時不得不承認同屬一中華民族，而非來共同支持中國不可。且當充分認識到，今日世界上只有政治生活的國家，而不能單靠血統關係的民族來存在，猶太人是民族，但非國家，民族雖然嚴整，得不着自由平等的政治生活有何益處呢？況且中華民族自始為一家，因天下觀念之空洞，天地遼闊，山川梗阻，日長月異，便有種種生活之差異，民族之分別便發生了。事實上，從考古學家的發現，在中國土地上的任何民族都是屬於一家。民國十六年，房山縣周口店北京人之發現，便是充分的一例證據。

姑且拋開國家民族問題不論，國家之構成與存在。我以為不是大小的問題，而是一個「單元」問題。歐洲有了不少的小國家不及我一省或一個大縣的，但他能夠成爲一個單元；所以他能夠存在。我們中國雖然比較的大，但以人口，土地及物質作比例來看，要是失去了任何一個小區域也將發生嚴重問題的。自九一八事變發生以後，東三省乃至東

四省之失去，華北幾省便因以不能維持人民的生活，而全中國亦受到經濟壓迫的影響，同時，也因為偽滿之成立，華北隨時受敵人的威脅，蘆溝橋事變，差不多可以預料着隨時會發生的。以前者論，是經濟單元之受摧殘，以後者論，便是政治單元之不能完成；東三省經濟影響於華北與全國的，早已普遍的有人估計與發揮了，東三省失去，國防便難設，這是很顯著的事實，而且已經由事實上教訓我們了。所以我們應該覺悟到，國家單元問題之重要。素常我們中國人，還有自認中國是太大的，這種愚昧的思想，實在是使中國殘缺的精神元素。我曾經說，中國如以人口，物產，土地對比而與世界各國來相較，連地大物博，也絕對不能說的，世界上十八萬萬人，中國人佔了四分之一，但土地則僅有十四分之一，而物質享受，則中國人與西洋人相較，一個等於乞丐，而一個則是富翁了。

以國家單元來說，大體可以分爲三方面，一是政治單元，二是經濟單元，三是文化單元。以此而衡量我們中國，三者都是問題，其所以然的原因，與邊區之存在，有着極密切而不可分的關係。

有邊區之存在，政令是始終未能統一。幾千年來邊區是邊區，內地是內地，概要說

來，邊區是長保着酋長部落的時代，而內地早已是郡縣制度的治理。內地是統屬於一個政府，隨時在改朝換代，而邊區則各各分立，互不往來，永遠過着酋長部落的生涯，這許多邊區部落，至多有時來朝納貢而已。或則時來相擾，反成邊患，否則永遠不相通問，各有天地，這如何能夠說是構成了政治單元？因此之故，便有國防之說，於是各方邊區便成了大問題。外蒙古曾經獨立，東三省便被利用成立偽滿，新疆隨時作亂，西藏又曾與英國深相勾結，雲南班洪事件及滇緬勘界問題，他如法國佔領九小島事件，及今日之海南島問題，都是有邊區無國防的事實。不必說中國抗戰後的今天，以過去說，英國有印藏鐵路，法國有滇越鐵路，這些鐵路均是衝破了我們的國境，隨時都可以伸足到我們的內地來。我們能夠說我們是完成了政治單元嗎？政治單元未完成的國家，是不能說是一個統一獨立之國家的。不統一不獨立的國家，不能立足於今日世界之上。要是我們注意到這點，便不得不趕忙努力邊區工作，邊區工作實為中國今日之第一大問題，因為這個與立國有極大的關係。

其次談中國經濟單元，中國果然是富足的國家嗎？中國果然能夠靠農業來立國嗎？中國果然能夠自給自足而不依賴於其他國家嗎？能夠解答了這三個問題，然後可以理

解了中國的經濟問題。

若這樣發揮下去話就長了，不是立談之間所能舉的，總要的說來，中國現在是一個貧寒的國家，而總歸不是一個富足之國。（我著一本中國邊區與國家經濟的書可以參看）。說中國現在是貧國，由外債之多就可知道，是以中國運米麥也由他國運來，方可以生存，農業是完全破了產的。一方面是入超之鉅，一方面是人民一年生活在一百三十元和一百六十元之間者佔全人口百分之五十。據最近統計，中國農民平均每人只有三畝半的土地，而中國農民則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以之比較美國農民每人平均分配有七十多畝土地者，真不可以道里計。所以說中國現在是一個不富足的國家。

中國現在之所以不富足，說是因為農業立國的緣故也可以的。因為是號稱農業立國，於是凡屬非農業的生產及土地，均被忽視。邊區土地及生產，因自然的關係，當然不處能作農業的利用，所以便被荒廢，殊不知不能供農業利用的地方，正有其他可利用處。據我們常識所知，現代工業所必需的原料礦產，大都在我們的邊區地帶，而邊區地帶未經我們利用，所以終於停滯在單純的農業狀態中。并且所有邊區地帶較內地大一倍有餘，而內地農業生產，便要供給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生活，當然是不足的。況且農

業國的人民，必定要依賴工商業國家，而工商業國家亦必以農業為他們的商場。因此，農業國家就很難自給自足與獨立了。兼以農業國家的大民，很不適宜於國家政治生活，尤不適宜為鬥爭狀態下的國家人民。農民大都自私自利，保守錮閉，只知有家有己，而不知有團體有社會，重私鬥而輕公憤，皆農民之特性，國家之無力量，此為極大原因，即因此緣故，國富便難堆積了。可以這樣說，農民多的國家，即是貧弱的國家，美國是一個很適宜於農業的國家，而農民只有百分之廿二，英國極少，只有百分之六，法國多一點，也只有百分之三十八，而波蘭則有百分之七十五，埃及與印度皆有百分之六十五，最多則是中國，有百分之八十五，所以中國是極貧弱的了。農民多則分配的土地少而勞力賤，欲求生活優裕，與改用機械則決不可能，於是終於為工業國家的奴隸，中國若不想富強則已，如欲富強，當幡然悔改，覺悟到單靠以農業是不能立國的，必須要走上工業化的路上去。果能如此，農民減少，耕地分配增多，生產量大，勞力自然貴重，工業繁榮，機械必然大量採用，富足自不必說，而團結力與對外鬥爭力就如強了，人民也個個喜歡參加政治，國力便因以提高，這國家如何不富強？中國振興農業，只須政治上軌道，農村不因人破產便得。重要的即是要工業化，這除了開發邊區，別無第二條路。

邊區若經大部分開發，農業工業化國家的使命便可完。

中國設若不農業工業化，絕對不能自立，抗戰一年來，不論那一方面，都感到自身貧乏之痛苦，尤於戰爭所需，均必仰給外人，這樣的國家是不能自立的，若要自立，則非農業工業化不可。

因之談到完成中國經濟單元，不僅要去經營已開闢之土地，即是荒棄之邊區土地，亦非從速開發出來不行。

關於文化單元，也是根本上有問題。內地智識水平線既低，而邊區文化又各自獨立，不生關係。內地不識字的文盲有百分之七十五以上，數目字之大着實可憐，國家政令如何施行？民族意識如何緊張？這與識字與否，是成正比例的。而且邊地人民決不讀書，以入學爲常差，此在蒙古西康尙且如此，其他鄙塞之處更不必說。何況語言文字根本各各不同，那裏能說得上文化單元？我們關於這個雖不能多說，然而要做起文化單元工作來，則是最困難的了。

還有所謂地理單元，是應該包含在經濟單元中來說的，可惜時間太有限，今天不能在這方面多所發揮。地理單元與國家之存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問題。不夠地理單元的

國家，便根本不能存在，所以我在前邊開始便說，今日之立國不是大小的問題而是單元的問題。地理單元自其效用言，便是所謂經濟單元，分言之，與政治單元亦屬不可分離。巴爾幹半島根本就不大，總共才二十萬英方里，但就有六個國家，其所以的原因全在地理區劃的關係。中國好像很大，與整個歐洲差不多，但是亦因地理的關係，整個的中國便是天然的一個地理單元，南北地性之互補，東西山海之必要，實際上是缺一小部分也不行的。因此外國人來侵佔我們的任何小地方固然不可以，便是未曾失去的任何邊區地帶亦非趕緊開發利用不可。從這個觀點去看今日的中國，所以在一方面必然要由持久抗戰中去收復多少年來所有的失地；一方面要迅速努力將歷來荒棄的邊區都開發出來；惟有這樣才能真正完成中國的地理單元，也惟有這樣才能使中國能夠健全的存在。

總括來說，中國的三個單元問題，均未能完成，實是一件最不該的事體。而此三單元問題皆由於邊區問題存在的緣故。所以今日要完成中國為一現代國家，則必然的要請大家均注意到邊區去。邊區問題之嚴重并不減於今日之抗戰問題。我以為到邊區去與到前綫去，有着同樣的價值與意義；因為到邊區去與到前綫去同樣是犧牲，但同樣對於國家有極大之貢獻，所以能夠到邊區去做工作的人，并不減於到前綫殺敵的可佩服。今天

在座諸君及涼山墾殖公司諸同志，都是注意邊區問題或到邊區的人，尤其是涼山墾殖公司諸同志，這種熱烈的精神，令我們非常感動！可惜我今因病出席，不能多講話，所以說的話就非常潦草了。

二十八年三月

對於邊區問題一個緊要的具體主張

邊區問題應該是一件實行的事，而不能單屬於議論的範圍，並且由時代與環境的逼迫。邊區問題已到了立即着手解決的時候，而不是單在鼓吹引起大家的注意就算完事。邊區問題在中國不是一天形成的，也不是由一個原因而存在的。因此解決邊區問題，倘有若干先決問題橫在前面。要先決問題有了辦法，然後才說到問題之本身。問題既是如此的不簡單，只是還在議論，觀望，則此問題之解決，就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況且問題之為問題，還并不單在問題的本身，且有關於現代國家之完成，及國家單元的實現問題。簡要的說，邊區問題若再不着手解決，要實際影響到國家的生存上面去。國家要由農業走上工業化的階段，必然要以邊區經濟為其基礎；國家要減少荒地增加生產，也必

對於邊區問題一個緊要的具體主張

然要開發邊區方能有濟；至於國防的建設，自不能不在開發邊區後方能切實的談到。但是邊區有民族，文化，和交通等等大問題，須待解決。這些問題均不是簡單容易的內容。就以邊區之面積，大於內地一倍有餘。若要處決這個大問題，決不是徒事研究，調查供政府參攷就了事。換言之，邊區問題決不是一個國家之附帶問題，而應為國家一個正面的大問題，至低限度應該是國家的部分問題。此地所謂部分，是說應該在政府中有一個專門的實行機關，當與其他部分平立。即是說根據其特殊的情形，應該和內政部，外交部一樣，專門成立一個部門。但只是如此也還是不夠的，應該還輔以若干的協力機關及作用之充實，方可使邊區問題得着迅速的有效的解決。

這種說法，絕對不是一種誇張，乃是由於經驗的教訓及歷史的啓示，同時因為國難的嚴重及時勢的壓迫，我們是該覺悟到這個問題之不可稍緩須臾了，若像過去那般的蒙藏院及蒙藏委員會之無性的設置，我們以為作用太少，何況孤立的偏頗的冷僻機關，是一點內容與效力也沒有的。英國對於殖民地尚有殖民部之設置，便是日本早有拓省之成立。據說德國現在想進攻蘇聯之烏克蘭，烏克蘭語文學校之設立，便早就準備好了。反正解決任何問題，先要的是誠意，其次則為認識，最後則為有效的辦法。中國政府對於

事體，歷來就少誠意，有誠意則又少認識，誠意與認識俱有，無有效的辦法也是枉然。漢代對於邊政，好像有了認識，誠意卻不夠；唐代對於邊政有了誠意，認識卻又不夠，明代張居正時誠意與認識似乎俱有，就是無有效之辦法，清代是有辦法與認識的，而誠意又不夠，這三點之在中國歷來政府，始終不曾全部具備，所以數千年來邊區問題便愈形荒蕪與嚴重了。今天邊區問題已經到非有解決的誠意不可的時候了，認識應該是無問題的，但認識不清的人，當然還是不少，甚有懷疑到內地農村之破產及荒地之加多，對內地遠來不及，說甚麼邊區呢？說這樣話的人根本不會懂得邊區之所以為問題，及邊區問題與內地有不可分性，這樣的人不足與言。我們希望有政治眼光的人及主持國家大計者要充分的認識到問題之嚴重性，也惟有政治學者，政治家與有識者方易認識到。現在最需要的是有效的辦法，辦法有種種，我們所知所見的已經不少，有夷務專家，有邊防軍人，有邊事學者，但是所言所做的為甚於實際無大效率，因此當覺悟到問題絕對不能零碎的，局部的，旁敲的，表皮的去說，應當先有機構及動力之存在，即使不能去做，問題也非循着機構及動力而放射，再加誠意及認識，便可不必待議論與鼓吹，即有水到渠成之功能。根據以上的見地，我們該提出具體的做法，即是不重理論而期於實在可行

動，雖是一得之愚，爲國家大計只好列舉其具體做法如下：

一，在中央政府組織中增設「邊政部」與內政部對立，以主持邊區特殊之政治及管理，於各司外應成立「邊區文化委員會」。

二，至少在國內應設立一所「國立邊政學院」，以造就專門邊政人材，其中應分設各個邊區學系。

三，各大學中，應於必要時設置「邊政學系」補充邊政學院之不及，對於各個邊區的民俗及語言特別注重，或另設「邊文學系」亦可。

四，大學中如無「邊政學系」者，應有「邊政學」或「邊區社會學」學科之添設，政治學系及社會學系學生應以爲必修科。

五，凡屬高級中學必有「邊區問題」一科。

六，於各邊地設立「邊民學校」若干所，招收邊民以習國語。

七，各城市應設立「邊區文物陳列所」或「邊區圖書館」及「邊區博物館」，使邊地情形成爲國民普遍之常識。

以上七項，不過荦荦大端，如能一一見諸實行，便不待我們再作普遍與緊張之鼓吹

，問題自然可以很順適的解決了，但是這個是實行不是理論，我們很希望在短期內有一個事實的答覆，這裏不過是一個實行的張本及輪廓，盼望大家加以補充及修正，關於細節，只好另作計議，尤於各項內容，我們希望有事實的逼迫而得着發表之機會。

二十八年四月十三日新中國日報

邊區與大學教育

我會經說過這樣的話，「邊區問題之嚴重，並不減於今日之抗戰問題，我以為到邊區與到前線去，有着同樣的價值與意義，因為到邊區與到前線去，同樣是犧牲，但同樣對於國家有極大之貢獻，所以能夠到邊區去做工作的人，並不減於到前線殺敵的可佩服。」（在涼山墾殖公司講詞）。

這話的內容有可補充說明的地方很多，不過在這裏還不想去說明他，總覺得這樣的呼號已經有了若干的新事實代為說明了，尤其是最近的教育部已充分注意到了本問題。我們由報端可以見着的是，（一）教育部訓令各大學增設邊疆之科系，（二）教育部呈請行政院通過設立國立西康技術專科學校，（三）教育部組織邊疆教育考察團，業已在渝出發

。單單只看這三件事實，我們便很覺得滿意，覺得抗戰期中我們國家已經有了新的認識與新的進展，因為這種新認識與新進展都是有關國家之根本問題的。

關於上述第三點，據報上所載的是本年先組織西南邊疆教育考察團，以後即繼續組織西北康藏及新疆等邊省考察團，此次即先行赴滇黔桂等省實行考察工作，全體團員中教育，社會，自然三組，已於本月二日在重慶乘建夏輪赴宜賓，經昭通至昆明，然後分組赴各地工作，俟滇省工作完畢後，再由百色分組沿途攷察，集中桂林轉入貴州各地考察，預計考察時期約為半年，這種工作，據云乃教育部為積極提倡邊疆教育起見而然。

關於上述第二點，據云目的在訓練當地技術人才，俾於當地實際需要，有深切了解，以便積極開發富源，加強抗戰力量，對於這點，我於抗戰的開始，曾經特別發表一篇「抗戰與邊區」的文字，快到結尾時說：「如何去開發邊地的問題，我們可以在此先加以簡要的提示，便是製造開發的人材及一種組織的行動，製造人材只須辦理若干短期的工藝及農業的學校，所有的浪費式之教育皆可停止，無須乎很多的了不得的專門技藝家。」（國論第二期）兩年後的今天，能看見這樣的學校已由行政院正式通過設立，自然是「非常可喜的事，并不嫌其太遲，惟願不使西康一地一校罷了。」

關於上述第一點，教育部訓令原文，說是根據第三次全國教育會議通過之邊疆教育改進案，第四類推遷邊疆學校教育第八項關於大學增設有關於建設邊疆之科系之議決而發出。在這點，我在「對於邊區問題一個緊要的具體主張」一文中，有幾項主張：

二，至少在國內應設立一所「國立邊政學院」，以造就專門邊政人材，其中應分設各個邊區學系。

三，各大學中應於必要時設置「邊政學系」，補充邊政學院之不及，對於各個邊區的風俗及語言要特別注重，或另設「邊文學系」亦可。

四，大學中如無「邊政學系」者，應有「邊政學」或「邊區社會學」學科之添設，政治學系及社會學系學生應以為必修科。

這幾項具體主張與教育部訓令意見完全符合，但教育部訓令發出後，各大學的反響究竟怎樣？我們還不得而知。不過知道華西大學便首先為事實之呼應了。

在國內各大學，據我們所知道的，華西大學素來即注意此項問題的。由華大博物館的陳列物品看起來，簡直就是一個較為像樣的「邊區博物館」了。館長美國人葛維漢氏，好像便是中國邊區文物研究專家，同時，在華大裏邊便有中西教授所共同組織的「邊疆

研究會，已有七八年的歷史，差不多每週都有一次公共的邊區問題講演，在成都的各大學教授也有不少的人時常往該大學聽講演的。出版的雜誌（英文的）已有幾大厚冊，內容頗有學術價值，已蜚聲於世界學術界。該大學并於民國二十四年即開始設置有「邊區社會學」講座。這許多點，都是以證明該大學是非常注意邊區問題的，這樣的卓見大約是由於地處西南，接近邊區的緣故。

在華大方面，自接到教育部訓令之後，就認為義不容辭，又首先將原有「邊區社會學」講座，擴充成爲一個邊政科系，并已開始招生了。這種消息，在我們認爲是關於邊區問題的一個空前佳音，且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偉大舉動，值得我們特別來表揚讚美的。

大學能夠有邊疆的科系，可以說邊區問題，已可算是將有整個解決的開始了。在過去中國數千年來，邊區之所以成爲問題，就是因爲這個問題一向未成爲一般所注意的問題，尤其在一般士大夫階級中，就不會有人研究過這個問題。在秦漢時，邊事就非常嚴重，主父偃諫漢武帝伐匈奴，就引過李斯諫始皇的話說：「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這樣的話，差不多就可以代表歷來士大夫對邊區問題之高明卓見了。

，實際上便是由於不明邊區與立國之切實關係，因而發出這種畏難苟安的謬論。在隋時亦常因邊事而苦惱，但一般士大夫的文人所作的邊地詩，則無不悲聲嘆氣的。李順的一開道玉門猶被遮，應將性命逐輕車，年年載骨埋荒外，空見葡萄入漢家，也可以算爲一種代表作。像這樣，邊區問題何由而得解決呢？就是少數有武功的君相，只在征討邊地上着眼，也還是錯誤的，因此邊區問題就無從去解決。

問題之解決，是先要有認識，其次要有辦法，最後則重在實行，少數人的認識也還不夠的，必須較多數人都有了共同的認識，同時辦法與實行又無阻礙，要這樣只有教育的功效能夠達到，所以我說大學能夠有邊疆的科系，問題之解決算是始開了，就是這個意思。因各大學裏都有了專門的注意，不僅人材不愁少，影響所及也足以使問題不得不走向整個澈底解決的路上去。

華西大學算是有邊區的科系了，實際上還是不夠，現在國立大學處在接近邊區地帶的也不少，要是爲國家造就高等專門人材，在這抗戰期中能夠甘心不對這種嚴重問題留心嗎？教育部既能考慮到這個問題之急切，而發出訓令，我想各大學都應該有相當的反響才好。

我們對教育部最近關於邊區問題之種種措施，實在不勝其景仰之至，而華大方面竟毅然有這樣勇敢的反響，也是值得稱揚不置的，我們盼望還有同樣的好消息隨時傳來，我們覺得在此抗戰兩年後，還算得是一件差強人意的事情，同時，也足見我們的國家確實是愈戰愈強。

二十八年八月三日

服務邊疆應有之認識

在中華基督教青年會總會邊疆服務部講

前禮拜會見貴會蕭幹事，知道這邊有邊疆服務部的組織，前幾天又收到貴會張伯懷院長的信，要我到這裏來同大家談談「中國邊疆問題」，關於邊疆服務部的組織，引起我非常熱烈的歡喜，因為邊地正需要此種組織，數年來我常常在期待着，所以從行營剛入川直到今天，我隨時都在鼓動這種工作，華大方面雖然畢業了有些習邊區社會學的學生，可是因種種雜題都不曾得用其所學，現在華大又特設立邊政班，開有各種邊區

課程，都不外要推動這個工作。不意貴會已經有了此項組織，焉得不令我熱烈的歡喜呢

貴會今天邀我來講演，我認爲義不容辭，可是題目太大了，時間不會容許，因爲中國的邊區廣大得很，有所謂東北邊區，西北邊區及西南邊區等。聽說諸位是注意西南邊區的，就單以西南邊區來說，也還包括雲南，貴州，西康，西藏，乃至於四川。若依我所謂邊區是應該以邊民爲中心，則兩廣及湖南亦均在其中，單要概略的說明西南邊區，也還不是短時間內說得完的。再以西南邊區中之四川邊區來說，還有所謂川西邊區，如松理茂懋汶等縣；川東南邊區，如西秀黔彭等縣；舊日未歸西康之川南邊區，如寧雅兩屬十餘縣，天寶蘆，越冕兩鹽會寧（披沙）昭覺等；就這樣來作一個簡單的說明，怕還要費不少的時間。

我想暫時就西南邊區來作一個提綱的敘述，便是概況的說明也只好待之異日了。所謂提綱，老實說還是着重在川康方面，因爲一般所謂西南邊區，還是偏於川康而言的，而且川康問題也是目前普遍所注意的問題，同時川康兩方面的邊區也有若干不可分性，數年前我曾提出一個「三西政策」的口號，是要以西昌所屬的財力來開發西康，以開發後

的西康的局面來奠定西藏。那時還不會有人提到西昌劃歸西康的話，因為當時的西康，不僅未建省，便是建省委員會也還未成形。在去年果然實現了西昌屬劃入西康省的事實，但是否要抱定我所說的三西政策的內容而進展，那我就知道了。但正因為如此，就見見川康關係之密切，因為西康在清代還是所謂川邊，與四川向來是不曾分開的。

川西邊區之松屬各縣，除去少數羌民外，所謂邊民，大都是西番，與康藏同其族類，風俗，宗教，習慣，語言，均無異於康藏；川西南邊區之雷屬各縣，又大都為夷人，與寧屬夷人又完全相同。切要的說來，要談邊區先談邊民，而邊民大都是以番夷為中心，因為其間還有十餘種極少數的別的民族。

我對於番夷問題的看法，是有差別的，番夷問題都與政治文化問題有關，可是我以為對番族應該以政治為主，對夷族應該以文化為主。

番族即是康藏族，古之吐蕃，很早就與內地發生過政治關係，自唐代文成公主下嫁於藏王贊普後，佛教便入康藏。康藏又接近印度，因此便成為佛教的地方，如能於佛教有所理解，則康藏人之生活態度便可得其要。我曾經對於此點特別為之發揮過，揭載於數年前南京出版的西北問題康藏專號中，並且說明康藏人有極高的靈性生活，決不茹

一般人所說的蠻性犬羊，不僅非犬羊之性，他們輕視物質世界，而於漢人及西洋人的都市生活，反發出浩歎。他們以為人事無常，而人們偏從無常中去尋有常的生活，這是愚昧。他們是整個佛化的地方，最高政權固在喇嘛手中，即一切社會中心也在喇嘛廟裏邊。故欲研究康藏必先理解其宗教。雖是如此，但康藏人心中還是包含着對漢人關係的政治問題，他們若夢若覺的政治觀念，對於中華民國尙未澈底了解。其中曾經因帝王時代邊內之紛爭，遺留了不少隔膜的事實。又兼以不少外國人從中挑撥。過去因西藏接近英屬印度，英國兵還曾經到過拉薩，西藏人中還有不少留英的學生，最近數年日本人又因向為信仰佛教的關係，潛伏着煽動蒙藏之獨立，班禪達賴的紛爭問題，多半與此有大關係。故藏方曾一再出兵紛擾，并曾聲言其邊界應至四川之邛崃等地，這些問題均極嚴重。若不特別注意，隱憂無窮，故我以為對康藏人應以政治為主，其故在此，換言之，對康藏人（一）先確立其國家觀念，（二）充實其社會生活，（三）完成其社會組織。但當注意者，即在從其政不改其俗，而使其自然開化，即我之所謂「先為經濟之透入，然後再轉到政治之透入」是也。康藏人與內地人的文化生活是種類的不同，而非程度的不同。若不明乎此，是不足以談康藏問題的。

反之，對夷民則是以文化爲主，政治爲副。因爲夷民與內地人口有文化程度的不同，而無種類之不同。夷，在中國古代究竟屬於何種民族，一般的考察，我以爲均屬似是而非，大約這個民族爲中國黃河流域的土著，（這一點我另有一種考察），後來因崑崙山方面的山岳民族之移來，此等民族就退居於西南萬山之中了，關於這個，在座的顧頡剛先生比我們有研究，最好是請教顧先生。

其實中國之所謂民族問題本不成問題，只是西南民族與其他民族比較阻隔最久，所以特別比較不同，但能了解生物學上的分歧律與歸合律兩大定律，就可知道中國民族之不成問題了，因爲分歧律是同質異向，歸合律是異質同向，在中國這個土地上不過是同質異向，或異質同向的演變出若干族類，實則由人類學、生理學、民俗學研究起來，中國古代的民族不過是同質異向的結果，而近代之中國民族分類，又不過是異質同向。同質異向，在草昧之初不得不然，異質同向，在文明時代則不如此就不行了，否則，我便要問你甚麼叫做漢族？古之所謂諸夏族又是如何講法？漢族的血流成分如何？若對此不能有所解答，則就不必談今日尙有所謂嚴重的民族問題了。今日所謂漢滿蒙回藏五族，一部分不過殘存着若干的地方習俗與文化問題罷了，老實說，中國歷史上也只有文化間

題而無所謂民族問題。

雖說夷民文化甚低，但文化仍是有的，我在邊地已經發現不少可驚異的文化事實，即如我手中所拿的竹琴，那是最藝術不過的了。中國極古的文化，大約在他們那裏保存一部分，所謂漢民族不過繼承而發揮光大之。他們還留居在「敬鬼」的一個文化階段中。他們也用鐵器耕種。他們尚未入有神時代，因此他們還重視巫教，所謂兵婚的法力，可是他們並不以巫爲最高的領導者，反而居於下位，關於識字弄法均由白夷來担任。他們剛越過女權階段，因女子尙有解決糾紛鬥爭的權力，可是威風及統治者已在父手中了。他們還保留着奴隸制度，奴隸與牛馬同爲其財產之一部分。他們是鬥爭的民族，「刀一槍是必備的，論婚炫勢均以刀上殺人之跡爲標準。而其登山越嶺如飛，更是驚人。他們的男女社交極端自由，但他們很重視貞操。他們嗜好自然，是有音樂天才的民族，隨口編唱，舞蹈有節，都不減於文明人。他們的家族觀念很強，每年定期口述世系與子孫聽。但與他族不睦，便常有打冤家的事，鄧秀廷之治夷，便是利用其互相之仇恨來剪滅他們。可是他們同樣憎恨漢人，自其蹂躪漢人及不通婚與各種傳說來看，可以推想這是古來仇漢策略的遺留，對於這個我很想將來作一篇詳細的敘述。

所謂治邊，老實說就是治夷，夷字本來古訓邊字，夷字從人從弓，就是一個尙武的民族。治夷的政策，說的人太多了，都以爲夷人是畏威不畏德，必臨之以威方可。其實無智之人，都難說之以智的，可是如能增其智不是就可以智服之了麼？武侯治夷卽以事實作教訓而服其心，這自有他當時的道理。王陽明與武侯不同，久處夷中，故就主以德感化，陽明曾說：「夷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繩之木，雖粗礪頑梗，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未免於陋之名，誠有君子而居焉，其化之也蓋易。」諸位服務邊疆，當然就要以陽明居龍場驛爲模範，而不當效武侯以及趙爾豐之治邊策略。

我常說要化夷先要自己同化爲夷，故我在西昌時曾主張邊地漢校應將外國語課程改爲夷語，要身入其中十年廿年的努力方有效果，若必專以要邊民學校或政令軍威治理爲成功，實是隔靴搔癢的辦法，於事無當。古語既有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說法，那末你要教育邊民，豈可不有百年大計？

要治邊先要認識邊區，尤其是去服務，必須要知道如何服務？我們首先要改正觀念，準備犧牲。我曾經說過，這與抗戰是同其意義與價值的，因二者同爲盡力國家，加強國力的工作。

服務夷人：第一要發揮醫藥衛生的力量，第二要促進其日常生活的改良。第三要提高其對於人事物理的認識，第四要開闢其道路以便交通，第五要使其能說簡單之漢語，第六，對於各種的傳說，須予以無形的辯解，第七要鼓勵其與漢人通婚。凡此各點，有可以漸次施行的，有可以同時並行的，均在斟酌其實際之情形與環境，因為每一點成功均可變更其觀念，而使之轉到新的方向。可是事實不如說話之容易，而且每點都有其自然而之步驟，辦法及目的，盼望諸位共同去切實探討。

今天的話太簡單，但其綱要都向諸位提及了，至於其他的部分，或者可以由各種記載中看到，這裏不能多說了。

二十八年十一月十六日

重邊政以固國族

國難這件事，並非國民之所願望，但國家若已到了改弦更張的時候，而國家的一切現象都還滯留在停頓狀態中，則此種不幸的國難事件之發生，從遠大的歷史眼光看來，

重邊政以固國族

七五

似乎還是一種必要。古語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大約就是這個道理。

我們總覺得此次抗戰帶來的成績，有許多是可以補償其損失的。因為如不抗戰，遷延復遷延，恐將使國家的病症潛沉化，也須會自化膿血而亡的。好在敵人此次給予我們以深刻的打擊，使我們朝野上下，澈頭澈尾竟有猛省警覺的機會，這實在可以說仇我者即助我者，從我們國家今天在實質上的各種進步看來，我們國家前途確有無窮的希望。

即以我國邊區而論，數千年來均無人會為根本着想過，尤其在兩漢之時，許多政論家發生過不少的爭議，可是結果並未有澈底的辦法。就是賈誼諸人也曾大著其解懸篇，王符潛夫論中也有過救邊篇，可是問題還是不會解決。北匈奴雖然是被趕到西方去擾亂了歐洲，而經過三國之相峙後，竟發生一幕五胡亂華的痛史。尤其是南宋前後那樣慘絕人寰的民族鬥爭，及後來元明清三代之互相斫殺，這難道不是邊區問題所殘存的血跡嗎？

中華民國之成立，本來即首先標明是五族共和，可是具體的辦法是甚麼？是否能夠圓滿的實現這個共和政治？由於徒然標明的一句話，反而引起了許許多多的問題及反感。因此淺薄的「民族自決」的外來思想，遂成爲外國人玩弄中國人，分裂中國人的政治陰

謀。外蒙古曾經以此獨立過了，偽滿洲國之所以出現，也是由於這個政治陰謀而造成的。

今日的中國，當然是共和政體，而所有的中國土地上的人民當然都是一律平等自由的。中國並無真正民族之分及其問題，由古及今，只有文化及智識水準的問題。我們若要做到地無邊內，人無文野這個地步，當然除了做中國文化統一的工作及智識普及運動以外，別無所謂特別問題了。

可是邊內之分的問題，有了幾千年不曾解決；文野之別的問題，也有了幾千年不曾打破。而且邊地與邊地又復有種種的區分；而邊民之智識文化又非全然是同類的不齊。而是各地各樣的很嚴的差異，這個便決非一個簡單的對策所能輕易處置的。

因了這樣，所以近幾年來許多卓識高見的人高呼「邊政」這個問題了。不錯，這確是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而不全然屬於一種學術理論的鼓吹，這在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行營久川勳匪的一年，便早有邊政設計委員會之組織了。其後復有西南邊政協會之產生。事經若干年，如華西大學亦有邊政課程及邊政學系之設置，都是鑒於此種問題之重大，絕對不是空尚高談而能有效的。

在日昨國民黨六中全會宣言中，亦復特別提到邊政問題的一點。其所舉十項要目爲樹立抗戰建國偉業者，其八曰：「重邊政，弘教化，以固國族而成統一」，此項文字極爲簡要。其提出「弘教化」數字，當然是注重在文化的一方面，至謂「固國族而成統一」則爲極正確之認識及目標。因爲我們已說過中國并無所謂民族問題，當然只有努力國族強固之問題。此項措辭，極爲得體，同時亦就指出了我們邊政努力之方向。

今後我們就盼望「重邊政」之切實的具體的有效的辦法了。我們相信國家到了今天，這已經不是單屬於宣言之點綴，而是爲嚴重的事實所要求與強迫着。國難雖屬不幸，要因此而即結束了數千年來的邊區問題，這真是轉禍爲福之極崇高的抗建偉業！

（民國廿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新中國日報社論）

附錄

中華民族是一個

顧頡剛

凡是中國人都是中華民族——在中華民族之內我們絕不再析出什

麼民族——從今以後大家應當留神使用這「民族」三字。

昨天接到一位老朋友的一封信，他抱了大陸愛國的熱忱寫了好多篇稿，大意是說，「現在日本人在暹羅宣傳桂滇爲操族故居，而鼓動其收復失地。某國人又在緬甸拉攏國界內之士司，近更收納華工，志不在小，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決不能濫用民族二字以召分裂。」中華民族是一個這是信念，也是事實。我們務當於短期中使邊方人民貫徹中華民族的意識，斯爲正圖。夷漢是一家，大可以漢族歷史爲證。即如我輩，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血統，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百越黎苗血統。今日之西南，實卽千年前之

中華民族是一個

江南巴粵耳。此非曲學也」。

我在這一個多月來，私人方面迭遭不幸，弄得奄奄無生人之趣，久已提不起筆來讀到這位老友懇切的來信，頓然起了極大的共鳴和同情，使我在病榻上再也按捺不住，今天一早就扶杖到書桌前寫出這篇文章。

我在西南還沒有多走路，不配討論這個問題，但西北是去過的，滿蒙回藏各方面人是都接觸過的，自九一八以來久已有和我這位老友完全一致的意見藏在心裏。在西時，也曾把這些意見說出寫出，但到了西南之後還沒有向人談過。去年底替益世報期論評寫過一篇「中國本部一名亟應廢棄」，在篇末說，「還有五大民族一名，它的危险性同中國本部這個名詞一樣，讓我下次再談」。現在就趁這位朋友給我的刺激，寫出下。

「中國本部」這個名詞是敵人用來分化我們的。「五大民族」這個名詞卻非敵人所造而是中國人自己作繭自縛。自古以來的中國人本只有文化的觀念而沒有種族的觀念。文化來說，那時的文化中原高而邊方低，所以那時的執政者期望用同化的方面，「修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研究春秋的學者也常說「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孔

「方面稱讚管仲，說：『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爲的是怕中原的文化墮落了下去；一方面又打算住到九夷去，說：『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爲的是想把邊民的文化提高起來。在商朝，西邊的周國本是夷人（或是羌的一部），但等到他們克商之後，承受了商朝文化而更把它發揮光大，於是不但周朝成了文化的正統，連商王的後裔孔子也要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了。他并不想說：『你們是周民族，我們是商民族，我們應當記着周公東征的舊恨』；他祇愛慕周公到極度，常常夢見周公，以至於以不夢見周公爲自己精神衰弱的表現。墨子也說：『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試想這都是何等的氣度，那裏存着絲毫窄隘的種族觀念！

◎ 孔墨的態度卽是中國人一般的態度。春秋時許多蠻夷到了戰國都不見了，難道他們都絕種了嗎？不，他們因爲文化的提高，已與中原諸國合爲一體了，再沒有種族問題了。到了秦始皇統一，「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就生根發芽了。從此以來，政權的分合固有，但在秦漢的版圖裏的人民大家是中國人了。舉一個例罷，我姓顧，是江南的孫族，想來總沒有人不承認我是中國人或漢人的了。但我家在周秦時還是斷髮文身的百越之一，那時住在閩浙的海邊上，不與中國通，實在算不得中國人。自從我們的祖先東甌王

心向漢朝，請求漢武帝把他的人民遷到江淮間，其子期視受封爲顧余侯，他的子孫姓了顧，於是東漢有顧綜，三國有顧雍，我們再不能說我們是越民族而不是中華民族的一員了。晉朝五胡亂華雖說大混亂了多少年，而中華民族却因此而擴大了一次，現在姓慕和姓容的便是當時慕容氏之裔，姓連的就是當時赫連氏之裔，至於姓劉的，姓石的，姓姚的，姓苻的，更分不清是漢是胡了。宋朝時遼金元和西夏迭來侵奪，然而到了後來仍然忘記了種族的仇恨，彼此是一家人了，元滅了金把金人都稱爲漢人了，遼史金史和元史都成了我們的正統的歷史書了。爲什麼會這樣？就因我們從來沒有種族的成見，只要能在中國疆宇之內受一個政府的統治，就會彼此承認都是同等一體的人民。「中華民族是一個」，這話固然到了現在才說出口來，但默默地實行卻已有了二千數百年的歷史了。

中華民族不組織在血統上，上面已說明。現在我再進一步，說中華民族也不建立在同文化上。上面說過孔子不願被髮左衽，似乎他老人家嫌厭夷狄的文化，其實不然，他只是希望人們過着較好的生活，並不是要人們非過某一種生活不可。現在漢人的文化，大家說來，似乎還是承接商周的文化，其實也不對，它早因各種各族的混合而漸漸舍長取短成爲一種混合的文化了。試舉一些例子給大家看。商周時的音樂，最重要的是鐘磬

琴瑟，其次是鞀鼓笙簫枕鼓塤箎之類。但到了後來，這些東西只能在極嚴重的祭儀中看見和聽到，而且聽了之後也毫不會感覺到興趣。除了笙簫和鼓之外，其他的樂器在民間是早淘汰了。現在民間的主要樂器是胡琴，琵琶和羌笛，這分明是從胡人和羌人那邊接收過來的。再說，我們坐的是椅子，北方人睡的是炕，椅子原稱胡床，也是從匈奴方面傳進來的，炕則是遼金人帶進來的。我們騎的是馬，不消說得，自從趙武靈王胡服騎射之後始有單人匹馬，以前都是用馬拉車的。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無論男女裹着一條裙子就算了，沒有穿褲子的，褲子之起，也是爲的騎馬的方便，可見褲子即是胡服的一種。現在人家死了人，就向紙紮舖裏定做許多紙製的房屋和用具，在空地上焚化，給死者收用，然而我們知道從唐朝以前都用實在的東西或泥製的東西埋葬在坟墓裏，紙製明器乃是遼國的風俗而傳進來的。我們現在穿的衣服，男人長袍馬褂，女人旗袍，大家一定記得，這是滿清的制度，而且旗袍還是清帝退位之後大家開始穿起來的。中國古代的女子裝飾容貌，只有塗一種膏，至於塗脂抹粉，也是學的匈奴女人的風尚。像這一類的事情不知有多少，細細考究起來可以寫成一部書。我們敢確定地說：漢人的生活方式所取於非漢人的一定比較漢人原有的多得多。漢人爲什麼肯接受非漢人的文化而且

用得這樣的自然？那就爲了他們沒有種族的成見，他們不嫉厭異種的人們，也不嫉厭異種的文化，他們覺得那一種生活比舊有的舒服時，就會把舊有的丟了而採取新進來的了。所以現有的漢人的文化是和非漢人共同使用的，這不能稱爲漢人的文化，而只能稱爲「中華民族的文化」。

豈但漢人文化不能稱爲漢人文化，就是這「漢人」二字也可以斷然說它不通。從前因爲我們沒有中華民族這個稱呼，在我們外國的人們無法稱呼我們，可是說話時沒有一個集體的稱呼總覺得不方便，於是只得用下我們的朝代之名來稱呼我們，把我們喚作秦人，漢人，唐人，其中秦字衍變爲支那，成爲國外最流行的名稱；漢朝享國最久，漢人一名成爲國內各族間最流行的名稱。然而我們何嘗自己開過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規定漢人或漢民族是我們的正式稱謂，我們該承認這個名詞。我們稱爲漢人的，血統既非同源（可以說國內什麼種族都有，亞洲的各種族也都有），文化也不是一元，我們只是在一個政府之下營共同生活的人，我們決不該在中華民族之外再有別的稱謂。以前沒有中華民族這個名稱時，我們沒有辦法，只得因別人稱我們爲漢人而姑且自認爲漢人，現在有了這個最適當的中華民族之名了，我們就當捨棄以前不合理的「漢人」的稱呼，而和那些

因交通不便遂使生活方式略略不同的邊地人民，共同集合在中華民族一名之下，團結起來以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這是我們的正理！也是我們的大義！

我們既有這樣不可分裂的歷史，那麼爲什麼還有「五大民族」一個名詞出現呢？這只能怪自己不小心，以致有此以訛傳訛造成的惡果。本來民族是 nation，指營共同生活，有共同利害，具團結情緒的人們而言，是人力造成的；種族是 race，指具有相同的血統和語言的人們而言，是自然造成的。不幸中國文字聯合成爲一個名詞時，從字面上表現的意義和實際的意義往往有出入，而人們看了這個名詞也往往容易望文生義，於是一般人對於民族一名就起了錯覺，以爲民是人民，族是種族，民族就是一國之內的許多不同樣的人民，於是血統和語言自成一個單位的他們稱之爲一個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一個單位的他們也稱之爲一個民族，而同國之中就有了許多的民族出現。一方面，又因「中國本部」這個惡性名詞的宣傳，使得中國人再起了一個錯覺，以爲本部中住的人民是主要的一部分，本部以外又有若干部分的人民，他們就聯想及於滿蒙回藏，以爲這四個較大的民族佔有了從東北到西南的邊隅，此外再有若干小民族棋布在幾個大民族的境內，而五大民族之說以起。此外再有一個原因，就是清季的革命起於漢人從滿人手中奪

回政權。當時的志士鼓吹的是一種「民族革命」，信仰的是一種「民族主義」，無形之中就使得「種族」與「民族」相混而不可別。恰恰滿清政府是從滿洲興起，他們所統治的郡縣則為漢地，藩屬則為蒙藏（清末僅有這兩個，以前多得很多），從藩屬改作郡縣的則為回部，從政治組織上看來確有這五部分的差別，於是五大民族之說持之更堅。所以當辛亥革命成功之後，政府中就揭出「五族共和」的口號，又定出紅黃藍白黑的五色旗來。這五色旗是再顯明也沒有了，全國的人民可以說沒有一個不深深地印在腦裏，而且把「紅黃藍白黑」和「漢滿蒙回藏」相配，就使得每一個國民都知道自己是屬於那一種顏色的。這種國旗雖只用了十五年，便給國民政府廢止了，但它種在人民腦筋裏的印象在數十年中再也洗不淨了，於是造成今日邊疆上的種種危機。

這惡果的第一聲爆裂，就是日本人假借了民族自決的名義奪取了我們的東三省而硬造一個偽滿洲國。繼此以往，他們還要造偽大元國和偽回國。自九一八以來，他們不會放鬆過一步，甚至想用揮族作號召以搗亂我們的西南。此外也有別野心國家想在我國的邊境上造出什麼國來，現在不便講。倘使我們自己再不覺悟，還踏着民初人的覆轍，中了帝國主義者的圈套，來談我們國內有什麼民族什麼民族，眼見中華民國真要崩

潰了，自從戰國秦漢以來無形中造成的中華民族也就解體了。從前人口中不談民族而能使全國真正團結爲一個民族，我們現在整天談民族而反使團結已久的許多人民開始分崩離析，那麼我們豈不成了萬世的罪人，有什麼顏面立在這個世界上？

當歐戰以後，美國總統威爾遜喊出「民族自決」的口號，原要使弱小民族脫離帝國主義者的羈絆而得着它們的獨立自由。那知這個口號傳到中國，反而成爲引進帝國主義者的方便法門。滿洲人十分之九都進了關了，現在住在東三省的幾乎全爲漢人，然而這個好聽的口號竟給日本人盜竊了去作爲侵略的粉飾之辭了。德王在內蒙起先提倡高度自治，繼而投入日本人的懷抱，出賣民族和國土，然而他的口號也說是民族自決。我游西北，才剛踏進某一省境，立刻看見白牆壁上寫着民族自決四個大字。我當時就想，在這國事萬分艱危的時候，倘是團結了中華民族的全體而向帝國主義者搏鬥，以求完全達到民族自決的境界，我們當然是大大的歡喜和欽佩；但倘使他們只想分析了中華民族的一部分，而求達到自身富貴的私圖，對於我們統一的政府喊出這個口號來，那麼這位領袖人物就不免成爲第三個溥儀和第二個德王了。民族，民族，世界上多少罪惡假汝之名以行！這是我們全國人民所萬不能容忍的。

然而民族究竟是一個新名詞，只有上層分子才會行用，一般的人民是不懂得的。我們去年在西北，常有和民衆談話的機會。這個對談者如果是回教徒，他便說：「我們是回教，你們是漢教，再有本地人是番教」。這回到西南來，偶然遊了幾個縣，也聽人說：「這家是漢教，那家是夷教」。我聽了，覺得他們不稱族而稱教是極有意思的一件事。所謂教者，就是文化的別名。因為文化不同，生活有異，所以彼此覺得雖是同國之民而不是同樣的人，正像行業的分爲軍政學農工商一例。他們着眼之點可以斷定它絕對不在血統上。然而智識分子表示自己能用新名詞，隨口就把「漢民族，回民族，藏民族……」亂嚷出來，自己的心理上既起了分化作用，外人的謀我者也就得到一條下手分化我們的捷徑了。

我現在鄭重對全國同胞說：中國之內決沒有五大民族和許多小民族，中國人也沒有分爲若干種族的必要（因為種族以血統爲主，而中國人的血統錯綜萬狀，已沒有單純的血統可言），如果要文化的方式來分，我們可以說：中國有三個文化集團。以中國本土發生的文化（即在中華民國國境內的各種各族的文化之總和）爲生活的，勉強加上一個名字叫作漢文化集團。信仰伊斯蘭教的，他們大部分的生活還是漢文化的，但因其有

特殊的教儀，可以稱作回文化集團。信仰喇嘛教的，他們的文化由西藏開展出來，可以稱作藏文化集團。滿人已完全加入漢文化集團了，蒙人已完全加入藏文化集團了。我爲什麼這樣說？我們在北平，很有機會和滿人同住。看他們的生活真是舉不出一點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來。當民國初年，女人的服裝還有不同，滿人梳髻在頂上，穿的是旗袍；漢人梳髻在腦後，穿的是上衣下裙；但過了幾年，滿人也梳漢髻，漢人也穿旗袍了，到國民革命之後大家都剪髮，再也分不清了。滿和漢在清朝是禁止通婚的，但到清末已破例，民國以來這個界限就不存在了。彼此見了面，說的是同樣的言語，吃的用的是同樣的東西，大家是中華民國的人民，大家涵濡於中華民族的文化之中，有什麼畛域芥蒂可言？再看，日本軍閥建立了偽滿洲國，有智識有志氣的滿人會有幾個去做官的？連清末的攝政王也捨棄了皇父的尊榮了。可見滿漢一家，已是不容否認的事實。蒙古和西藏的關係也是這樣。元世祖封西藏高僧八思巴爲國師，又尊爲帝師，蒙人接受喇嘛教到今已歷六百餘年。明初宗喀巴創立黃教，他的第三個弟子哲布尊丹巴，遠到庫倫去傳教，因爲得到蒙人的熱烈信仰，他的後世也就漸漸成了蒙古的最高統治者，記得民國初年外蒙古獨立時還推舉他做皇帝。所以蒙古和西藏，除了語言之外，其他文化早已溝通爲一。

即就語言而論，也正在融合的道路上進行，例如青海蒙古河南親王所屬的貴德四旗的蒙民已只會說藏話而忘記了蒙話，連親王的本身也這樣了。倘使我們到了那邊，要替他們強生分別，說你是蒙族，該說蒙話，他是藏族，該說藏話，他們一定嫌厭你的多事。因為文化的力量本可以超越種族的界限，只要文化聯成一體，那就是一個不可分解的集團了。

我上面說中國人民可就其文化的不同而分作三個集團，讀者千萬不要誤會，以為它們真是這樣釐然秩然各不相混的。須知這僅是一個大體的觀測，並不是究極的意義。這三個集團都沒有清楚的界限，而且是互牽相連的。新疆的纏回固是突厥族（突厥族之移居關內的，如漢朝的匈奴，唐朝的回紇兵，已混合在漢人裏），而內地的回人則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漢人（百分之一是到內地傳教阿的刺伯和土耳其人的後裔），除了信仰所禱和食物禁忌以外再沒有和漢人兩樣的地方。我走到甘肅的雷定縣，聽那邊人講，在十幾年以前這縣裏的人民漢和回各佔半數，但到近幾年漢人數目竟減至百分之五而回民升至百分之九十五。爲什麼會這樣變？就因經了一次大亂，漢人感到需要宗教信仰，相率加入回教了。這是眼前一清個極楚的例子。以今證昔，就可明白內地回民的來源。信仰自

由載在中華民國的憲法上，一個漢人他願意信回教時就是回民了。可恨一般野心分子想把回教徒曲解爲回民族，以作他們獨樹的一幟張本。怪不得雷夏主席馬鴻逵先生駁斥他們道：「要是回教徒可以喚爲回民族，那麼中國信佛教的人爲什麼不叫作印度民族，信基督教的人爲什麼不叫作猶太民族呢？」我們再看，穆哈默得立教完全對準現實的人生，和中國孔子之道非常相像，不過孔子專對上層說法，穆氏則上層下層，無所不包。因爲他們有這樣類似之點，所以回教學者的著作裏常常引用儒書中的名詞和義理，例如劉介廉先生的清真指南，假使你隨便鈔出一段，教人猜測是什麼書上的話，多分要答說是宋儒的理學書的。所以就在文化上觀察，漢和回的中心思想實無大異，不過在宗教儀式上具有分別而已。再說漢和藏的文化關係。西藏雖和印度接界，但因喜馬拉雅山的阻隔，佛教不曾傳去，那時他們的宗教只是巫教。自從吐蕃的君主棄宗弄讚向唐朝求婚，唐太宗把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公主酷好佛法，佛教始在西藏興盛起來。棄宗弄讚愛慕唐朝文化，遣派子弟到長安國學讀書，又造文字，定刑律。那時藏人都用赭塗面，公主不喜敷這等裝飾，棄宗弄讚就下了一道命令，教當地人把這風俗廢了。卽此可見西藏風俗裏一定傳入了不少的唐朝風俗。再說佛教，在蒙藏固極盛，可是在漢人區域中也何嘗不盛。

。班禪離了西藏之後，內地多少人去歡迎他，真是肩摩轂擊，戶限為穿。藏人稱漢人為嘉那黑，稱寺院為倉，我到拉卜塔，看見一所大寺，他們稱為嘉那黑倉，是漢人捨捨資財建築的。我到青海，聽說十餘年前，西甯道尹黎丹開辦藏文研究社，招集青年攻讀藏文，有一個師範學校的學生名叫劉登魁，他的藏文學得不差，適逢祁摩寺的活佛去世，他就入山當繼任的活佛了。番人本無姓，我見過一個番女，她有機會聽無線電，就從無線電上學得了漢話，又學會了漢歌，對人說：「我願意姓蔣」，因為她知道蔣委員長是現在中國最偉大的人物，她要在自己選擇的姓上表示出她的仰慕。可見漢人和藏人所以覺得隔膜，只為語言不通，彼此很少來往，倘能打通這一重難關，南方的情意自會立刻融洽。不看回民嗎，番地中的買賣十之八九是他們做的，回番兩方各有各的深信的宗教，似乎很不容易相處，可是回民學會番話，善做生意，久而久之情誼也自然融洽。在喇嘛寺院區裏，縣政府要造一所小學校還辦不到，然而高大的清真寺卻興築起來了；又寺院區裏本來只許單身商人入境，現在也建立了一座一座的「塔」（鎮村）了，一班商人扶老攜幼，拖兒帶女，住進這禁地來了。再說信仰回教的人，在中國境內似乎只有纏回和漢回兩種，可是河州大東鄉的蒙民雖然說蒙話，卻全信回教，青海輝南旗的蒙民也全

信了回教。藏民信回教的如撒拉，在六百年前只有六個回人進入番地，娶了番女成家，到現在已有數萬人了，嫁給他們的番女都是回教徒了。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趁這機會一說。我若發問誰是漢文化的代表者，大家一定會想到孔子，那麼孔子的後裔當然是漢文化集團中的分子了。可是我這回走到甘肅，聽說永靖縣的孔家都做了回回，走到青海，又聽說貴德縣的孔家都做了番子。難道說他們不肯，胆敢背棄了祖先的禮教？不，他們有適應環境的要求，有信仰自由的權利，他們加入了回文化和藏文化的集團裏正表示一個人不該死板地隸屬於那一種文化集團，而應當順了內心和外界的需要去選擇一種最適當的文化生活着，而且各種文化也自有相同的質素，不是絕對抵觸的。從這種種種例子看來，中華民族是渾然一體，既不能用種族來分，也不必用文化來分的。

有一種人小心過甚，以爲國內各種各族的事情最好不談，談的結果適足以召分裂之禍。記得前數年就有人對我說：「邊地人民不知道他們自己的歷史時還好駕馭，一讓他們知道就管不住了」。但我覺得這是諱疾忌醫的態度，我們不當採取。要是諱疾忌醫之後而疾病會好，那也值得，無如其病將日深何！試想那班耽耽逐逐的侵略先鋒早在中國境內下了百餘年的功夫了，我們不知道的事情他們知道，我們不會做的工作他們會做。

我們不能去的地方他們能去，我們表示謹慎，閉口不談，他們總會侃侃而談，而且談得誇張爲幻。我去年游番地時，眼見許多黃髮碧眼的人們在那邊混着，他們已住了十餘年二十餘年了，說的番話同番民無異，而且他們男的穿了沒面羊皮的番裝，女的頭上梳了數十條小辮，表示其道地的番化，到了番地裏，挨家送禮以表示其親善。聽說他們又替番民照相，檢出鼻子高些的，眼睛深些的，便說：「你本是和我們同種，只因流落到中國來，纔比我們差些了」。我又曾看見他們畫的地圖，把我們的行政區域改變了，他們要西藏地方擴張到怎麼遠，界線就畫到那裏去。這次我到雲南來，又聽說那班侵略先鋒爲了當地的夷民篤信諸葛孔明，又在捏造孔明的故事來裝點自己了。我們還不敢談真的歷史，他們卻大談其假的歷史；我們只想平靜無事，他們偏要興風作浪。我們只知道日本人，有特務機關，那知道別國的有實無名的特務機關也是星羅棋布。要想對付他們，惟有我們自己起來，向邊地同胞講實在的歷史，講彼此共同光榮的歷史，講全中國被敵人壓迫的歷史，講敵人欺騙邊民的歷史，講全民族團結禦侮共同生存的歷史。唯誠可以感人，邊地同胞的性情是最真摯的，我不信他們聽了不會感動。

智識青年是推動時代齒輪的人，國事到了這步田地，不知道有多少青年熱血騰流，

欲報國而無從。我現在敢對他們說：我們所以反抗威爲的是要建國，而團結國內各種各族，使他們貫徹「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意識，實爲建國的先決條件。你們應當不怕艱苦，學會了邊地的言語和生活方式，到邊地去埋頭服務，務使一方面杜絕帝國主義的陰謀，把野心家及其流毒一概清出去，一方面可以提高邊地同胞的智識，發展他們的交通，改進他們的生產，傳達內地的消息，搜集了他們的歷史材料而放到全國公有的歷史書裏去，使得中原和邊疆可以融爲一體，使得將來的邊疆只是一條國土的界線而不再是一片廣大的土地。青年們應當和邊民通婚，使得種族的界限一代比一代淡下去，而民族的意識一代比一代高起來；更吸收了各系的新血液使，後裔的體格日趨健壯。能毅這樣，中華民國就是一個永遠打不破的金甌了！

爲了篇幅的限制，卽此煞住，讓我們共同喊幾句口號來結束這篇文字：

在我們中國的歷史裏，只有民族的偉大胸懷，而沒有種族的狹隘觀念！

我們只有一個中華民族，而且久已有了這個中華民族！

我們要逐漸消除國內各種各族的界限，但我們仍尊重人民的信仰自由和各地原

有的風俗習慣！

中華民族是一個

我們從今以後，要絕對鄭重使用「民族」二字。我們對內沒有什麼民族之分，對外只有一個中華民族！

二八·二·十三，昆明益世報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一月初版

邊政叢書
第一種

邊區問題之理論與實際

每冊實價肆角五分

著者 姜 蕓 剛

發行者 西南邊政協會

成都后子門街二十九號

經售處 國內各大書局

版權
所有

804047

77

77